

國朝漢學師承記 上

多古 兗 在 研 究 年 份 未 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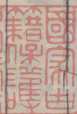
光緒二十一年 有 菊 香 印

光緒二年仲秋

國朝漢學師承記

聚珍板印行

國朝漢學師承記序



兩漢經學所以當尊行者爲其去聖賢最近而二氏之說尙未起也老莊之說盛於兩晉然道德莊列本書具在其義止於此而已後人不能以已之文字飾而改之是以晉以後鮮樂言之者浮屠之書語言文字非譯不明北朝淵博高明之學士宋齊聰穎特達之文人以已之說傳會其意以致後之學者釋之彌悅改而必從非釋之亂儒乃儒之亂釋魏收作釋老志後蹤跡可見矣吾固曰兩漢之學純粹以精者在二氏未起之前也我

國朝漢學師承記序卷之二

朝儒學篤實務爲其難務求其是以通儒碩學有東髮研經白首而不能究者豈如朝立一旨暮卽成宗者哉甘泉江君子屏得師傳于紅豆惠氏博聞強記無所不通心貫羣經折衷兩漢元幼與君同里同學竊聞論說三十餘年江君所纂

國朝漢學師承記八卷嘉慶二十三年居元廣州節院時刻之讀此可知漢世儒林家法之承授

國朝學者經學之淵源大義微言不乖不絕而二氏之說亦不攻自破矣元又嘗思

國朝諸儒說經之書甚多以及文集說部皆有可采竊
欲析縷分條加以翦截引繫於羣經各章句之下譬如
休寧戴氏解尚書光被四表為橫被則繫之堯典寶應
劉氏解論語哀而不傷即詩惟以不永傷之傷則繫之
論語八佾篇而互見周南如此勒成一書名曰

大清經解徒以學力日荒政事無暇而能總此事審是
非定去取者海內學友惟江君暨顧君千里二三人他
年各家所著之書或不盡傳與義單辭淪替可惜若之
何哉歲戊寅除夕阮序於桂林行館

國朝漢學師承記序卷一

而若愚又實錄又... 平谷來泚昔之... 其文去取... 大書... 論語... 禮記... 春秋... 國朝... 師承... 記序... 卷一

國朝漢學師承記目錄

記之一

閻若璩

張

昭

吳玉搢

宋

鑒

胡渭

蕩

儀

顧祖禹

張爾岐

全日

暗馬 驢 王爾膺

記之二

惠周惕 惠士奇

惠松崖

沈古彤

國朝漢學師承記目錄

余古農先生

江良庭先生

暗褚寅亮

記之三

王鳴盛 金日追

錢大昕 錢塘

錢站

記之四

暗王蘭泉先生

暗朱笥河先生 目錄

正傳四十
人附傳
十六人

入所錄
正傳四十

武田億

洪亮吉 張惠言 臧琳

記之五

晴江 水永

金釐榜 李文藻 掛 賈

戴 震

記之六

盧文弨

紀 昀

國朝漢學節永記目錄

二

邵晉涵

任大椿

洪 榜

汪元亮

孔廣森 李文藻 桂 馥

記之七

晴 陳厚耀

程晉芳

賈田祖

李 惇

江德量

汪 中

顧九苞 顧鳳毛

劉台拱

鍾 襄

徐 復

汪光曦

李鍾泗

國朝明漢學師承記目錄

三

凌廷堪

記之八

黃宗羲

顧炎武

附

國朝經師經義目錄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一

甘泉江

藩籟

先王經國之制井田與學校相維里有序鄉有庠入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
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所以耕夫
餘子亦得秉耒橫經漸詩書之化被教養之澤濟濟乎
洋洋乎三代之隆軌也秦并天上燔詩書殺術士聖人
之道墜矣然士隱山澤敲壁之間者抱遺經傳口說不
絕於世漢興乃出言易淄淄川田生言書濟南伏生言詩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一

於魯則申公培於齊則轅嬰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禮魯
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自茲以
後專門之學興命氏之儒崛起六經五典各信師承嗣守
章句期乎勿失西都儒士一開橫舍延學徒誦先王之書
被儒者之服彬彬然有洙泗之風焉爰及東京碩學大
師賈服之外咸推高密鄭君生炎漢之季守孔子之學
訓義優洽博綜羣經故老以爲前修後生未之敢異晉
王肅自謂辨理依經逞其私說僞作家語妄撰聖證以
外戚之尊盛行晉代王弼弼宗老莊而注周易杜預廢賈

服而釋春秋梅賾上僞書費魁爲義疏於是宋齊以降
師承凌替江左儒門參差互出矣然河洛尙知服古不
改舊章左傳則服子慎尙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
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若輔嗣之易惟河南青齊間
有講習之者而王肅易亦間行焉元凱之左氏但行齊
地僞孔傳惟劉光伯劉士元信爲古文皆不爲當時所
尙隋書云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豈
知言者哉唐太宗挺生於干戈之世創業於戎馬之中
雖左右囊鞬櫛沐風雨然銳情經術延攬名流卽位後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一

二

讎正五經頒示天下命諸儒萃章句爲義疏惜乎孔沖
遠朱子奢之徒妄出已見去取失當易用輔嗣而廢康
成書去馬鄭而信僞孔穀梁退康氏而進范甯論語則
專主平叔棄尊彝而寶康瓠舍珠玉而收瓦礫不亦慎
哉宋初承唐之弊而邪說詭言亂經非聖殆有甚焉如
歐陽修之詩孫明復之春秋王安石之新義是已至於
濂洛關閩之學不究禮樂之源獨標性命之旨義疏諸
書束置高閣視如糟粕棄等弁髦蓋率履則有餘考鏡
則不足也元明之際以制義取士古學幾絕而有明三

百年四方秀父困於帖括以講章爲經學以類書爲博聞長夜悠悠視天夢夢可悲也夫在當時豈無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哉然皆滯於所習以求富貴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鄙俗也我

世祖章皇帝握貞符膺圖籙撥亂反正伐罪弔民武德定四海文治垂千古順治十三年

勅大學士傅以漸撰易經通註以永樂大全繁冗蕪陋刊其舛訛補其闕漏勒爲是書頒之學官

聖祖仁皇帝嗣位削平遺孽親征西番裁定三藩永清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一

三

六合然

萬機之暇棲神墳典悅志藝文闡五音六律之微稽八絃九章之術

天竄睿知典學宏深伊古以來所未有也康熙十九年

勅大學士庫勒納等編日講四書解義日講書經解義

二十二年

勅大學士牛鈕等編日講易經解義三十八年奉

勅撰春秋傳說彙纂五十四年又

勅大學士李光地等撰周易折中六十年又

勅大學士王頊齡等撰書經傳說彙纂又

勅戶部尙書王鴻緒等撰詩經傳說彙纂凡

御纂羣經皆兼采漢宋先儒之說參考異同務求至當
遠紹千載之薪傳爲萬世不刊之鉅典焉

世宗憲皇帝際昇平之時咸甯之世未明求治乙夜觀
書雖夙通三乘然雅重七經卽位之後卽刊行

聖祖欽定詩經傳說彙纂書經傳說彙纂皆

御製序文弁於卷首又編定

聖祖日講春秋解義雍正五年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一

四

御纂孝經集註折衷羣言勒爲大訓推武周達孝之源
究天地明察之理故能心契孔曾權衡醕駁也至

高宗純皇帝御極六十年久道化成不疾而速不行而
至武功則耆定十全文德則旁敷四海富旣與地乎侔

訾貴乃與天乎比崇盛德日新多文日富乾隆元年

詔儒臣排纂

聖祖日講禮記解義十三年

欽定周官義疏儀禮義疏禮記義疏二十年大學士傅
恒等奉

勅撰周易述義折中三十年大學士傅恒等奉

勅撰春秋直解於易則不涉虛渺之說與術數之學觀象則取互體以發明古義於詩則依據毛鄭溯孔門授受之淵源事必有徵義必有本臆說武斷概不取焉於禮則以康成爲宗探孔賈之精微綜羣儒之同異本天殺地經國坊民治法備矣於春秋則採三家之精華斥安國之迂謬闡尼山之本意洵爲百王之大法也經學之外考石鼓辨大昌用修之非刊石經湔開成廣政之陋又刻

御製說經文於太學皆治經之津梁論古之樞要所謂懸諸日月煥若丹青者也於是鼓篋之士負笈之徒皆知崇尚實學不務空言游心六藝之囿馳騫仁義之塗矣我

皇上誕敷文教敦尚經術登明堂坐清廟次羣臣奏得失天下之衆鄉風隨流岌然興道而遷義家懷克讓之風人誦康哉之詠猗歟偉歟何其盛也蓋惟

列聖相承文明於變尊崇漢儒不廢古訓所以四海九州強學待問者咸沐菁莪之雅化汲古義之精微縉紳

碩彥青紫盈朝。縫掖巨儒。絃歌在野。擔簦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可謂千載一時矣。藩縮髮讀書。授經於吳郡。通儒余古農。同宗良庭二先生。明象數制度之原。聲音詁訓之學。乃知經術一壞於東西晉之清談。再壞於南北宋之道學。元明以來。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學。盛於吳中。江永戴震諸君。繼起於歛。從此漢學昌明。千載沉霾。一朝復旦。暇日詮次本朝諸儒爲漢學者。成漢師承記一編。以備國史之採擇。嗟乎。三代之時。弼諧庶績。必舉德於鴻儒。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六

六

魏晉以後。左右邦家。咸取才於科目。經明行修之士。命偶時來。得策名廊廟。若數乖運舛。縱學窮書圃。思極人文。未有不委棄草澤。終老邱園者也。甚至饑寒切體。毒螫磨膚。筮仕無門。齋恨入宜。雖千載以下。哀其不遇。豈知當時絕無過而問之者哉。是記於軒冕。則畧記學行。山林則兼誌高風。非任情軒輊。肆志抑揚。蓋悲其友麋鹿。以其處候草木。以同彫也。

閻若璩

張

邵

吳玉搢

宋

鑒

閻若璩字百詩。先世居太原縣西寨村。五世祖始居淮。

安祖世科明萬曆甲辰進士官至布政司參議父修齡郡學生若璩生世科愛之常抱置膝上摩其頂曰汝貌文其爲一代儒者以光吾宗乎若璩生而口吃性鈍六歲入小學讀書于遍不能背誦年十五冬夜讀書扞格不通憤悱不寐漏四下寒甚堅坐沈思心忽開朗自是穎悟異常是年補學官弟子一時名士如李太虛方爾止王子一杜于皇皆折輩行與交若璩研究經史寒暑弗徹嘗集陶貞白皇甫士安語題所居之柱云一物不知以爲深耻遭人而問少有甯日其立志如此年二十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一

七

讀尚書至古文卽疑二十五篇之譌沈潛二十餘年乃盡得其癥結所在作古文尚書疏證其說之最精者謂漢書藝文志言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孔安國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楚元王傳亦云逸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古文篇數之見於西漢者如此而梅賾所上乃增多二十五篇此篇之不合也杜林馬鄭皆傳古文者據鄭氏說則增多者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祠征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罔命十六篇而九共有九篇故亦

稱二十四篇。今晚出書無汨，作九共典寶等篇。此篇名之不合也。鄭康成注書序於仲虺之誥，大甲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皆注曰亡。而於汨作九共典寶肆命諸篇，皆注曰逸。逸者，卽孔壁書也。康成雖云受書於張恭祖，然其書贊曰：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則其淵源於安國明矣。今晚出書與鄭名目互異，其果安國之舊耶？又云古文傳自孔氏，後惟鄭康成所注者得其真。今文傳自伏生，後惟蔡邕、石經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書宅嵎，夸鄭作宅嵎，鐵昧谷鄭作柳谷，心腹腎腸鄭作憂腎，陽劓則劓，剝鄭作臄，宮劓割頭，庶剝與真古文既不同矣。石經殘碑遺字見於洪适隸釋者五百四十七字，以今孔書校之，不同者甚多。碑云高宗之饗國百年，與今書之五十有九年異。孔叙三宗以年多少爲先後，碑則以傳叙爲次，則與今文又不同。然後知晚出之書蓋不古不今，非伏非孔，別爲一家之學者也。班孟堅言司馬遷從安國問故，故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許慎說文解字亦云其稱書孔氏，今以史記說文與晚出書相校，又甚不合。

安國注論語予小子履以爲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不
云此出湯誥亦不云與湯誥小異然則予小子履云云
非真古文湯誥蓋斷斷也其注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句
於論語則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
微子箕子來則用之於尙書則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
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其詮釋相懸絕如此豈一人之
手筆乎又云古未有夸族之刑卽苗氏之虐亦祇肉刑
正爾有之自秦文公始僞作古文者偶見荀子有亂世
以族論罪以世舉贖之語遂竄之秦誓篇中無論紂惡
不如是甚而輕加三代以上以慘酷不德之刑何其不
仁也荀卿曰誥誓不及五帝司馬法言有虞氏戒於國
中夏后氏誓於軍中殷誓於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
之當虞舜在上禹縱征有苗安得有會后誓師之事此
亦不足信也司馬法曰入罪人之地見其老弱奉歸無
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藥醫歸之三代之用
兵以仁爲本如此安得有火炎崑岡玉石俱焚之事既
讀陳琳檄吳文云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鍾會檄蜀文云
大兵一發玉石俱碎乃知其時自有此等語則此書之

出魏晉間又一佐也。又云武成篇先書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巳是月之二十八日。後繼以癸亥甲子。是爲二月之四五日。而不冠以二月。非今文書法也。洛誥稱乙卯費誓兩稱甲戌。此周公伯禽口中之詞。指此日有此事云爾。豈史家紀事之例乎。又云書序益稷本名棄稷。馬鄭王三家本皆然。蓋別是一篇中多載。后稷與契之言。揚子雲法言孝至篇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皋陶之謂嘉。子雲親見古文。故有此言。晚出書析皋陶謨之半爲益稷。則稷與契初無一言。子雲豈鑿空者耶。其

辨孔傳之僞云三江入海未嘗入震澤。孔謂江自彭蠡分而爲三。共入震澤者。謬也。金城郡昭帝所置。安國卒於武帝時。而傳稱積石山在金城西南。豈非後人作僞之證乎。傳義多與王肅注同。乃孔竊王非先有孔說而取之也。漢儒說六宗者。人人各異。王肅對魏明帝。乃取家語孔子曰。所宗者六之語。肅以前未聞也。而僞傳已有之。非孔竊王而何其論可謂信而有徵矣。惠熙元年。始游京師。合肥龔尙書鼎。寧爲之延譽。由是知名。旋改歸太原。故籍爲廩膳生。崑山顧炎武游太原。以所撰

日知錄相質卽改訂數則。炎武心折焉。未幾出游鞏昌。與陳秀才壽善一夕共成七言絕句百首。名曰隴右倡和詩。十七年應博學宏詞科試。不第。畱京師。與長洲汪編修琬反覆論難。琬著五服考異成。若璩糾其繆。琬雖改正。然護前轍。謂人曰。百詩有親在。而喋喋言喪禮乎。若璩聞之曰。王伯厚嘗云。夏侯勝善說禮服。言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漢世不以喪服為諱也。唐之奸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識者非之。講經之家豈可拾其餘唾哉。崑山徐贊善乾學問曰。於史有徵矣。於經亦有徵乎。若璩曰。按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夫孔子沒。子張尙存。見於孟子。子張死。而曾子方喪母。則孔子時。曾子母在。可知。記所載曾子問一篇。正其親在時也。乾學歎服。三十一年客閩。歸乾學。延至京師。爲上客。每詩文成。必屬裁定。曰。閩先生學有師法。非吳志伊輩所及也。合肥李公天馥亦云。詩文不經百詩勘定。未可輕易示人。及乾學以尙書歸里。奉

勅修一統志開局於洞庭東山既又移嘉善後歸崑山若璩皆從事焉若璩精於地理之學山川形勢州郡沿革瞭若指掌嘗曰孟子言讀書當論其世余謂並當論其地少讀孟子書疑滕定公薨使然友之鄒問孟子何緩不及事及長大親歷其地方知故滕國城在今縣西南十五里故邾城在今鄒縣東南二十六里相去僅百里故朝發而夕至朝見孟子而暮卽反命也因撰四書釋地六卷釋地餘論一卷又據孟子七篇參以史記諸書作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晚年名益著學者稱爲潛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一

十一

邱先生

世宗在潛邸手書延至京師握手

賜坐呼先生而不名索觀所著書每進一篇未嘗不稱善疾亟請移就外畱之不可乃以大牀爲輿上施青紗帳二十人舁之出移居城外十五里如卧牀簞不覺其行也卒年六十有九時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八日世宗遣官經紀其喪親製輓詩四章有三千里路爲余來之句後爲文以祭之有云讀書等身一字無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若璩以諸生而受

聖主特達之知可謂得稽古之榮矣平生長於考證遇有疑義反覆窮究必得其解乃已嘗語弟子曰曩在東海公邸夜飲公云今晨直起居注

上問古人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自有出處當時不能答予舉宋陳良時有使功不如使過論篇中有秦伯用孟明事但不知此語出何書耳越十五年讀唐書李靖傳高祖以靖逗畱詔斬之許紹爲請而免後率兵破開州蠻俘擒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果然謂卽出此又越五年讀後書獨行傳索盧放諫更始使者勿

斬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過章懷注若秦穆公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於此甚矣學問之無窮而尤不可以無年也天性多否少可謂科五十人中獨許吳志伊之博覽徐勝力之強記而已如李天生謂其杜撰故事汪鈍翁謂其私造典禮所服膺者三人曰錢受之黃太冲顧甯人然論受之則曰此老春秋不足作準論太冲則曰太冲之徒羸待訪錄指其繆訛不一而足指摘日知錄一卷見潛邱劄記中藩聞之顧君子云曾見初印亭林所刊廣韻前有校刊姓氏列受業閻若

璵名則若璵常執贄崑山門下然若璵所著書中不稱
亭林爲師豈亭林沒後遂背其師耶所著古文尙書疏
證四書釋地孟子生卒年月考潛邱劄記行於世子詠
亦能文同時山陽有張詔者字力臣隱於賈受業於崑
山顧炎武究心小學有婁機漢隸字原校本叙曰自隸
變篆以就省而碑版各家可以隨意增減點畫改易偏
旁好異尙奇貽誤後學今悉準之說文於漢隸字原中
取一正體以朱筆標出之或破體而不至背正體者亦
標出之其雖無當於正體而近是者亦點出之其全譌

者則據說文駁正之其本碑不誤而字原抄寫致錯者
亦校正之論辭字曰辭乃辭訟之辭若辭受之辭則從
受而文詞之詞又別焉論懷字曰懷乃懷想之懷若襄
抱之參則不從心而裏袖之參又別焉論麟字曰麟大
牝鹿也非西狩所獲也四靈之一乃麋字也論氤氲二
字曰以篆法當作壹壹而隸無壹字故借爲烟煜又借
煜而爲縕若氤氲乃俗字而細亦俗字也論雕字曰雕
之爲鷗猶雞之爲鷄本一字而彫則豕也今反歧雕與
鷗爲二字而系雕與彫爲一字謬之尤者也論華字曰

古作𦍋通作𦍋宋齊以南無花字北朝魏齊之交始有
之論強字曰強者弓有力也強則斲也非強也論累字
曰繫纍之纍省而爲累非積繫之索論序字曰庠序之
序是學名非次叙之叙論艸字曰艸乃象形若草則斗
櫟實也別爲一字論氣字曰凡天气地气之气皆气也
加米是氣廩之氣今妄以氣爲气而加食字爲餼贅文
也論俊字曰千人之材曰俊若雋則肥肉也冏乃弓之
橫體引弓射佳故曰得雋非俊也今加人於雋旁通以
爲俊謬之大者也論黻字曰黑與青相次之文市則上
古蔽前之皮其字象形市之重文曰鞞非黻也後世加
艸於市爲芾非也又改韋作糸爲紱亦非也漢人不曉
妄用之宋之米元章名芾而通書作黻皆誤也其書之
大畧如此力臣雖不知古人假借通用之說然謹守叔
重之書辨鄉壁虛造之字其學識遠出戴侗楊桓之上
矣雅好金石文字遇荒村野寺古碑殘碣埋沒榛莽之
中者靡不推拓嘗登焦山乘江湖歸壑往山巖之下藉
落葉而坐叩讀瘞鶴銘聚四石繪爲圖聯以宋人補刻
字證爲顧况書援據甚核力臣書法唐賢世稱能品爲

炎武寫廣韻及音學五書。今世傳彫本是也。力臣之後有吳玉搢。字藉五。號山夫。考古書文字之異。取字體之假借通用者。系韻編次。各注所出。爲之辨證。著別雅五卷。亦癖金石。與力臣同嗜。作金石存十卷。乾隆年間游京師。秦大司寇蕙田延至。味經軒中。校定五禮通考。後以廩貢生官鳳陽訓導。卒。又有安邑宋半塘者。傳潛邱之學。半塘名鑾。字元衡。世居運城。生而穎悟。善讀書。乾隆甲子舉於鄉。戊辰成進士。銓授浙江常山縣知縣。三年調鄞縣。莅鄞七年。以廉能升廣東南雄府通判。署連

州。又署澳門同知。又署潮陽縣。所至有政聲。士民立生祠。頌遺愛焉。以親老告歸。囊無長物。攜書數千卷而已。歸田後。弟某爲確山令。馳書招之。至確山。卒於官。嘗半塘湛深經術。尤精小學。以潛邱古文尚書疏證。文詞曼衍。而不爾雅。重輯尚書攷辨四卷。嘗曰。經義不明。小學不講也。小學不講。則形聲莫辨。而訓詁無據矣。說文解字。乃小學之祖也。取而疏之。治經者。其有所津逮乎。採經史方言釋名。玉篇廣韻水經注諸書。爲說文解字。詳贍辨博。又益以附借備三門。如水部沛字。本遼東水。

名附訓為澤借訓為大為小此皆見於經傳者若見於史者如漢書禮樂志神哉師師古注沛疾也司馬相如封禪文沛然改容師古注感動又大人賦沛艾赴螭注張揖曰沛艾駮駮也則謂之備也此乃宋氏一家之學附者說文無此訓以經注訓附益之故曰附至於借例與附益無二又非借通之借意當時必有一說以處之不可得聞矣又有易見尚書彙鈔漢書地理考詩文集藏於家子葆淳字帥初一字芝山乾隆甲午優貢生癸卯舉人隰州學正以例授國子監助教學問淹通工詩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一

十七

古文詞性愛金石隸書行楷山水皆入能品傳其家學時陽城張古餘太守與芝山友善太守名敦仁古餘其字也乾隆甲午舉人乙未成進士戊戌補應

殿試以知縣用今官吉安府知府於學無所不窺遂於經術尤精天文歷算北方之儒者也

胡渭

黃

儀

顧祖禹

胡渭初名渭生字拙明一字東樵世為德清人曾祖父信明隆慶戊辰進士廣東順德縣知縣有政聲工古文與歸有光齊名世所稱思泉先生也父公角天啟甲子

舉人涓生十二而孤母沈攜之避寇山谷間雖遭顛沛猶手一編不徹十五爲縣學生試高等充增生屢赴行省試不售乃入太學嘗館益都馮文毅公家渭潛心經義尤精輿地之學崑山徐尙書乾學奉

詔修一統志開館洞庭山延涓與黃儀子鴻顧祖禹景范閻若璩百詩分郡纂輯因得博觀天下郡國書又與子鴻輩觀摩相善而問學益進焉涓素習尙書禹貢謂僞孔孔冲遠及蔡沈於地理皆疎舛如三江當主鄭康成說庾仲初之言不足信浮於淮泗達於河河當從說

文作蒨滎波旣豬波當從鄭康成本作播梁州之黑水與導川之黑水不可溷而爲一因足疾家居博稽載籍及古今注釋攷其同異而折中之依經立解章別句從成禹貢錐指二十卷錐指者取莊子秋水篇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之意言所見者小也又謂禹貢山川井圖不明而漢永平中賜王景之圖及晉司空裴秀之圖皆亡宋程大昌禹貢山川地理圖世無傳本而合沙鄭氏東卿禹貢二十五圖世亦罕覩且於郡國山川未能精審先儒舊說與經異者不能釐正乃據九州五服導山導

水之文證以地志水經參之傳紀計里畫方爲圖四十七古今水道山脈條分縷析聚米畫沙如身歷目擊者矣漢唐以來河道遷徙雖非禹貢之舊要爲民生國計所繫故於導江一章備攷歷代決溢改流之跡論近日淮黃之勢云清口不利海口愈塞加以淫潦而河淮上流一濇並決洪澤諸湖衝盪高堰人力倉卒難支必決山鹽膏寶諸湖而淮南海口沙壅更甚爲禍尤烈近日治河乃遏之使不得北而南入於淮以便運耳南行非河之本性東衝西決率無甯歲非治河治漕也設會通

有時不用則河可以托先期戒民凡田廬冢墓當水之衝者悉遷他所官給其費兩岸之隄增卑培薄更於低處創立遙隄使瀑水至得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然後縱河所之決金龍注張秋而東北由大清河入於渤海不煩人力也其說可稱卓論豈不通時務之迂儒所能哉嘗謂詩書禮春秋皆不可無圖惟易無所用圖六十四卦二體六爻之畫卽圖也八卦之次序方位乾坤三索出震齊巽二章盡之矣安得有先後天之別哉河圖之象自古無傳何從擬議洛書之文見於洪範五行九

宮初不爲易而設。作易圖明辨十卷。又言洪範古聖所傳如日月之麗天。有目者所共覩。而間有晦盲吞塞者。先儒曲說爲之害也。漢儒五行傳。專主災異。以瞽史矯誣之說。亂彝倫。攸叙之經。其害一也。洛書之本文。具在洪範。宋儒創爲白黑之點。方圓之體。九十之位。書也。而變爲圖矣。且謂洪範之理。通於易。劉牧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蔡元定兩易其名。其害二也。洪範元無錯簡。而宋儒任意改竄。移庶徵。王省惟歲以下。爲五紀之傳。移皇斂時五福。至其作汝用咎。及三德。惟辟作福。以下並

爲五福六極之傳。其害三也。作洪範正論五卷。又作大學翼真七卷。言格物致知之義。釋在邦畿章內。本無缺文。無待於補。其議論之正。可謂通儒矣。康熙己卯。因再從姪會恩。官京師。乃復游日下。禮部尙書李振裕特講學士。查昇皆以爲當代儒宗。未幾以老病歸。昇供奉內廷。暇日以禹貢錐指進呈。

上覽而嘉之。問年籍。對曰。浙江人。六十餘歲。禮部侍郎胡會恩之叔也。四十二年。

法駕南巡。涓撰平成頌一篇獻諸

行在有天。詔嘉獎。賜饌及書扇。又御書者年篤學四大字。賜之。

禁直諸臣咸謂一時之曠典云五十三年正月九日卒於家年八十有二黃儀常熟人篤信古學於經史中地理及各家輿地書靡不究心謂班書地志所載諸川第

言其所出所入而中間經歷之地不可得聞惟水經注備著之然非繪圖讀者不能了然於心目乃反覆尋玩每水各爲一圖如某水出某縣向某方流逕某縣某方至某縣合某水某縣入某水無一不具闔若璩見之不忍釋手歎曰酈道元千古以下第一知己也顧祖禹無錫人徙居常熟客於釣渚渡依范九鼎後居膠山黃守中家父柔謙字剛中精於史學著山居贅論一書祖禹少承家訓不事帖括經史皆能背誦如流水性好遠游足跡遍天下無所遇歸而閉戶著書撰歷代州域形勢

九卷南北直隸十三省一百十四卷川瀆典同六卷天文分野一卷共一百三十卷又用開方法繪地圖百卷名曰讀史方輿紀要凡職方廣輿諸書承譌襲謬皆一一駁正詳於山川險要及古今戰守之蹟而景物名勝皆在所畧讀其書可以不出戶牖而周知天下之形勝爲地理之學者莫之或先焉世所稱三大奇書此其一也其二則梅文鼎歷算全書李清南北史合抄然合抄本人所易爲李書尤嫌疎漏豈能與顧氏梅氏之書稱鼎足哉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一

二十二

張爾歧

張爾歧字稷若自號蒿庵居士濟陽人也少爲縣諸生遜志好學工古文詞著天道論中庸論篤終論爲時所稱年三十讀儀禮歎曰漢初高堂生傳儀禮十七篇武帝時有李氏得周官五篇問河獻王以考王補冬官共成六篇奏之後復得古經五十六篇於魯淹中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餘三十九篇無師說漢志所載傳禮者十三家其所發明皆周官及此十七篇之旨也三家獨小戴大顯近代列於經以取士而二禮友目微

蓋先儒於周官疑信各半而儀禮則苦其難讀故也夫
疑周官者尙以新莽荆國爲口實儀禮則周公之所定
孔子之所述當時聖君賢相士君子之所遵行可斷然
不疑者而以難讀廢可乎因鄭康成注文古質賈公彥
釋義曼衍學者不能尋其端緒乃取經與注章分之定
其句讀疏其節錄其要取其明注而止有疑義則以意
斷之亦附於末始名儀禮鄭注節釋後改名儀禮鄭注
句讀又參定監本脫誤凡二百餘字並考石經脫誤凡
五十餘字作正誤二篇附於後成書之時年五十有九
矣崑山顧炎武游山左與爾歧友善讀其書而爲之序
手錄一本藏山西祁縣所立書堂嘗與汪琬書稱爾歧
之學根本先儒立言簡當又與友人論師道書曰獨精
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其爲亭林所推重如此
爾歧閉戶著書是以世無知者平生交游炎武之外則
長山劉友生樂安李象先關中李中孚王宏撰四人而
已所著書有夏小正傳注一卷吳氏儀禮考注訂誤一
卷弟子職注一卷老子說畧二卷濟陽縣志九卷蒿庵
集三卷蒿庵閒話二卷春秋傳義未成晚年蕭然物外

不與世接自爲墓銘而卒

馬驥王爾膺

馬驥字宛斯一字驄御鄒平人順治己亥進士謁選在京師用才望與順天鄉試同考官後爲淮安府推官尋奉

裁改知靈壁縣有善政卒於官士民皆哭且號於上曰願世世奉祀於是得部檄祠名宦驥少孤事母以孝聞穎敏強記於書無不精研而尤癖左氏春秋以叙事易編年引端竟緒貫條如一傳謂之左傳事緯凡數萬言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一

一十四

又取太古以來及亡秦之事合經史諸子鈎括裁纂佐以圖考參以外錄謂之釋史分五部一曰太古三皇五帝計十篇二曰三代夏商西周計二十篇三曰春秋十二公時事計七十篇四曰戰國春秋至亡秦計五十篇五曰外錄紀天官地志名物制度等計十篇合一百六十篇篇爲一卷其書最精時人稱爲馬三代顧炎武讀是書歎曰必傳之作也康熙四十四年

仁皇帝南巡狩至蘇州一日

垂問驥所著書

命大學士張玉書物色元板明年四月令人贖白金二百兩至鄒平購板入

內府同時有王爾瞻字襄哉號止庵一號泡齋掖縣諸生讀經宗漢學以爲鄭夾漈謂漢人窮經而經亡此言大其漢儒有家法七十子之大義賴漢以存窮經而經亡當在魏晉以後蓋荀虞之易亂於王輔嗣馬鄭之書亡於僞孔氏賈服之春秋淆於杜元凱其幸存者毛鄭之詩何氏之公羊鄭氏之三禮耳窮經當以毛何鄭爲主然後參以六朝唐宋元明諸儒擇其善而折衷焉庶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一

二十五

乎可矣其論讀史也以正史爲主而旁證以外史如前後漢外有荀悅袁宏兩漢紀三國志外有蕭常續漢書謝陞季漢書晉書外有崔鴻十六國春秋南北史宋齊梁陳隋諸書外有許嵩建康實錄新唐書外有劉昫舊唐書范祖禹唐鑒五代史外有尹洙五代春秋范垫林禹吳越備史句延慶錦里耆舊傳馬令陸游南唐書宋史外北宋有王禹偁東都事畧曾鞏隆平集南宋有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徐夢莘北盟會編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元史外有蘇天爵名臣事畧凡此諸書皆當

參互考訂以知其得失亦一時之學者也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一

二十六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一

譚瑩玉生覆校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二

甘泉江藩纂

惠周惕惠士奇 惠松崖

惠周惕字元龍一字研溪吳縣人先世居扶風遠祖元祐徙洛陽靖康末以文林閣學士扈高宗蹕如臨安家湖州生善分爲四支曰四七曰廿一曰三八曰小一三八支後七傳至倫始遷吳縣東渚邨五傳至洪洪年至一百五歲吳下所稱百歲翁是也洪生萬方萬方生有聲有聲生周惕有聲字樸菴明歲貢生與同里徐枋友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二

一

善以九經教授鄉里尤精於詩研溪先生少傳家學又從徐枋汪琬游工詩古文詞既壯阨於貧遍遊四方與當代名士交秀水朱彝尊亟稱之文名益著康熙辛未成進士選庶吉士因不習國書改密雲知縣卒於官著有易傳春秋問三禮問詩說及研溪詩文集子士奇字天牧晚年自號半農人研溪先生夢東里楊文貞公來謁已而生先生遂以文貞之名名之年十二卽能詩有柳未成陰夕照多之句爲先輩所激賞二十一爲諸生不就省試或問之曰胸中無書焉用試爲乃奮志力學

晨夕不輟遂博通六藝九經諸子及史漢三國志皆能
闇誦嘗與名流宴集坐中有難之者曰聞君熟於史漢
試爲誦封禪書先生朗誦終篇不遺一字衆皆驚服戊
子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癸巳
乙未會試兩充同考官

聖祖嘗問廷臣誰工作賦閣學蔣廷錫以華亭王頊齡
仁和湯右曾及先生三人對其後己亥正月
太皇太后升祔禮成奉

命祭告炎帝陵舜陵故事祭告使臣學士以上乃得開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二

二

列先生以編修得膺

寵命洵異數也庚子主湖廣鄉試冬奉

命督學廣東雍正元年癸卯

命畱任三年嘗謂漢時蜀郡僻陋文翁守蜀選子弟就
學遣雋士張寬等東受七經還以教授其後司馬相如
王褒嚴遵揚雄相繼而起文章冠天下漢之蜀今之粵
也於是毅然以經學倡三年之後通經者多文體爲之
一變又謂今之校官古博士也博士明於古今通達國
體今校官無博士之才弟子何所效法訪諸輿論有海

陽進士翁廷資其學品勝校官之職具疏題補韶州府
教授得以誘進多士吏部以學臣向無題補官員之例
格不行

世宗特旨惠士奇居官聲名好所舉之人諒非徇私著
照所請補授後不爲例在任遷右春坊右中允超擢侍
講學士轉侍讀學士丙午任滿還都送行者如堵牆既
去粵人設木主配食先賢廣州於三賢祠惠州於東坡
祠潮州於昌黎祠元旦及生日諸生肅衣冠入拜其得
士心如此丁未五月奉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二

三

旨修鎮江城以產盡停工罷官乾隆元年奉

旨調取來京引

見以講讀用所欠修城銀兩得寬免丁巳六月補侍讀
戊午以病告歸辛酉三月卒年七十有一先生邃深經
術撰易說六卷禮說十四卷春秋說十五卷其論易曰
易始於伏羲盛於文王大備於孔子而其說猶存於漢
不明孔子之易不足與言文王不明文王之易不足與
言伏羲舍文王孔子之易而遠問庖犧吾不知之矣漢
儒言易如孟喜以卦氣京房以通變荀爽以升降鄭康

成以爻辰虞翻以納甲其說不同而指歸則一皆不可廢今所傳之易出自費直費氏本古文王弼盡改爲俗書又創爲虛象之說遂舉漢學而空之而古學亡矣易者象也聖人觀象而繫辭君子觀象而玩辭六十四卦皆實象安得虛哉其論春秋曰春秋三傳事莫詳於左氏論莫正於穀梁韓宣子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春秋本周禮以記事也左氏褒貶皆春秋諸儒之論故記事皆實而論或未公公羊不信國史惟篤信其師說師所未言則以意逆之故所失常多要之左氏得

諸國史公穀得之師承雖互有得失不可偏廢後世有王通者好爲大言以欺人乃曰三傳作而春秋散於是啖助趙匡之徒爭攻三傳以伸其異說夫春秋無左傳則二百四十年旨焉如坐闇室之中矣公穀二家卽七十子之徒所傳之大義也後之學者當信而好之擇其善而從之若徒據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說力排而痛詆之吾恐三傳廢而春秋亦隨之而亡也左氏最有功於春秋公穀有功兼有過學者信其所必不可疑疑其所必無可疑惑之甚者也其論周禮曰禮經出於屋

壁多古字古音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乃知音其義故古訓不可改也康成注經皆從古讀蓋字有音義相近而僞者故讀從之後世不學遂謂康成好改字豈其然乎康成三禮何休公羊多引漢法以其去古未遠故借以爲說賈公彥於鄭注如飛茅扶蘇漸借秦之類皆不能疏所讀之字亦不能疏輒曰從俗讀甚違不知蓋闕之義夫漢遠於周而唐又遠於漢宜其說之不能盡通也况宋以後乎周秦諸子其文雖不盡雅馴然皆可引爲禮經之證以其近古也幼時讀世一史於天文樂律

二志未盡通曉及官翰林因新法究推步之原著交食舉隅二卷言測日食者先求食限食限必在兩交去交近則食遠則否有人食限而不食者未有不入食限而食者也古法不能定朔故日食或在晦說者謂日之食晦朔之間月之食惟在望此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日月有平行有實行有視行日月之食亦有實食有視食實食者日月在天相揜之實度視食者人在地所見之初虧食甚復圓也古術或知求實行莫知求視行皆知求平朔莫知求實朔故不能定朔者以此七政有高卑故

有恆星天有五星天有日天有月天古人以恆星最高
遂指恆星爲天體新法於恆星天之外又有宗動天合
於九重之數宗動者七政之所同宗也沈括謂日月星
辰之行不相觸者氣而已此不知厯象者也如日月有
氣而無體則月焉能揜日哉日高而月下五星亦有高
下高下既殊又焉能相觸乎春秋日有食之既既者有
繼之辭非盡也新法謂之金錢食日大月小月不能盡
揜日光故全食之時其中闕然而光溢於外狀若金錢
也又撰琴瑟理數考四卷其畧云十二律黃鍾至小呂
爲陽蕤賓至應鍾爲陰陽用正而陰用倍蕤賓長小呂
短黃鍾中自古相傳之舊法也晉永嘉之亂有司失傳
梁武帝始改舊法黃鍾長應鍾短小呂中由是陽正陰
倍之法絕漢魏律遂小呂一均之下徵調黃鍾爲宮有
小呂無蕤賓放假用小呂爲變徵黃鍾遂之黃鍾宮爲
正宮小呂遂之黃鍾宮爲下宮徵最小而以爲宮故爲
下宮隋鄭譯遂以黃鍾正宮當之擅去小呂用蕤賓以
附會先儒宮濁羽清之說夫宮濁羽清者指下徵調而
言譯故爲正宮是以厯代之樂皆患聲高隋唐以來惟

奏黃鍾一均。而旋宮之法廢矣。古法盡亡。獨存於琴。遂孔疎密。取則琴暉琴之十二律。起於中暉。遂之七音。生於宮孔。黃鍾遂從宮孔。黃鍾始一上一下。終於刺賓。琴自中暉。黃鍾始一左一右。終於十暉。書成。惟嘉定王進士恪見而喜之。餘莫能解也。所著有紅豆齋小草詠。史樂府及南中集。采蓴集。歸耕集。各一卷。人海集四卷。時術錄一卷。海內學者稱爲紅豆先生。初研溪先生由東者邨。遷居郡城東南香溪之北。郡城東禪寺有紅豆一株。相傳白鶴禪師所種。老而枯矣。至是時復生新枝。

研溪先生移一枝植塔前。生意郁然。僧睿目存爲繪紅豆新居圖。自題五絕句。又賦紅豆詞十首。和者二百餘人。四方名士過吳門者。必停舟訪焉。因自號紅豆主人。所以鄉人稱研溪先生曰老紅豆先生。半農先生曰紅豆先生。松崖先生曰小紅豆先生。松崖先生。半農先生之次子也。名讒。字定宇。一字松崖。初爲吳江學生員。復改歸元和籍。自幼篤志向學。家有藏書。日夜講誦。自經史諸子百家。襍說及釋道二藏。靡不穿穴。父友臨川李紱一見奇之。曰仲儒有子矣。學士視學粵東。先生從之。

任所粵中高才生蘇珥羅天尺何夢瑤陳海六時稱惠門四子常入署講論文藝與先生爲莫逆交至於學問該洽則四子皆自以爲遠不逮也及學士毀家修城先生往來京口饑寒困頓甚於寒素遭兩喪不以貧廢禮終年課徒自給甌塵常滿處之坦如雅愛典籍得一善本傾囊弗惜或借讀手抄校勘精審於古書之真僞瞭然若辨黑白乾隆十五年

詔舉經明行修之七兩江總督文瑞公尹繼善文襄公黃廷柱交章論薦有博通經史學有淵源之語會大學

士九卿索所著書未及進而罷歸然先生於兩公非有半面識也年五十後專心經術尤邃於易謂宣尼作十翼其微言大義七十子之徒相傳至漢猶有存者自王弼興而漢學亡幸傳其畧於李鼎祚集解中精學三十年引伸觸類始得貫通其旨乃撰周易述一編專宗虞仲翔參以荀鄭諸家之義約其旨爲注演其說爲疏漢學之絕者千有五百餘年至是而粲然復章矣書垂成而疾革遂闕鼎至未濟十五卦及序卦雜卦傳二篇孔氏正義據馬融陸績說以爻辭爲周公所作與鄭學異

其所執者明夷六五云箕子升六四云王用亨于歧山
皆文王後事也。先生獨能辨之於明夷之五曰箕子當
從古文作其子。其古音亥亦作其。劉向云今易其子作
芟茲苟爽據以爲說。讀箕子爲芟茲。其與亥子與茲文
異而音義同。三統術云該闔于亥。孳萌于子。該亥亦同
物也。五本坤也。坤終於亥。乾出於子。用晦而明。明不可
息。故云其子之明夷。馬融俗儒不識七十子傳易之大
義。讀其爲箕。蓋涉彖傳而爲五爲天位。箕子臣也。而當
君位。乖於易例甚矣。謬種流傳。兆於西漢。博士施讐讀
其爲箕。蜀人趙賓述孟氏之學。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
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芟茲也。賓據古義以難諸儒。諸
儒皆屈。於是施讐梁邱賀皆歎之。孟喜讐賀同事。田王
孫喜未貴而學。獨高喜所傳易家候陰陽災變書。得自
王孫而賀惡之。謂無此事。語聞於上。宣帝遂以喜爲改
師法。中衆邱之譖也。讐賀嫉喜而並及賓。班固作喜傳
亦用讐賀之單詞。皆非實錄。劉向別錄猶循孟學。故馬
融俗說苟爽獨知其非。復用賓古義。而晉人鄒湛以漫
衍无經譏之。蓋魏晉以後。經師道喪。王肅詆鄭氏而禘

郊之義乖袁準毀蔡服而明堂之制亡鄒湛譏荀謂而
周易之學晦郢書燕說一倡百和何尤乎後世之紛紜
也於升之四曰文王爻辭皆據夏商之制春秋引夏書
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服虔云堯居冀州虞夏
因之禹貢冀州治梁及岐爾雅云梁山晉望也諸侯三
望天子四望梁山爲晉望明梁岐皆冀州之望此王謂
夏后氏受命祭告非文王也其說乾之四德曰元者天
地之始說文元從一。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生萬物乾
之初九積善在下陽之始生東方爲仁故云善之長陰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二

陽交而後亨乾之九二當上升坤五爲天子故文言再
言君德經凡言亨者皆謂乾坤交也乾六爻二四上匪
正坤六爻初三五匪正乾變坤化六爻皆正成兩既濟
故云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和卽利正卽貞也經凡言利
貞者皆爻當位或變之正或剛柔相易惟既濟一卦六
爻皆正故云剛柔正而位當禘卦篇所謂既濟定也卦
具四德者七乾坤變化而成兩既濟屯三爻變革四爻
變皆成既濟隨三四易位成既濟无妄三四易位上爻
又變而成既濟臨二升居五位三爻又變而成既濟故

皆言元亨利貞也。其論占筮之法曰：易稱天下之動貞夫一，故卦爻之動一則正，兩則惑。京氏筮法一爻變者爲九六二爻以上變爲八，晉公子得貞屯悔豫皆八，乃三爻變不稱屯之豫而稱八，穆姜遇艮之八，乃五爻變不稱艮之隨而稱八，所謂貞夫一也。七者著之數，八者卦之數，著圓而神卦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知來爲卦之未成者，藏往爲卦之已成者，故不曰七而曰八。春秋內外傳無筮得某卦之七者，以七爲著之數，未成卦也。又因學易而悟明堂之法，撰明堂大道錄八卷禘

說二卷。大畧謂說卦帝出乎震，帝者五帝也。在太微之中，五德相次以成四時，聖人法之立明堂爲治天下之大法。明堂有五室四堂，室以祭天，堂以布政。王者承天統物，各於其方以聽事，謂之明堂。月令今所傳月令是也。古之聖人生有配天之德，沒有配天之祭，故太皞以下歷代所禘，太皞以木德，炎帝以火德，黃帝以土德，少皞以金德，顓頊以水德。王者行大享之禮於明堂，謂之禘。祖宗其郊則行之南郊，禘郊祖宗曰大祭而總謂之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也。鄭注大傳不王不禘及詩

長發大禘箋皆云郊祀天是郊稱禘也周頌雝序云禘
太祖也鄭箋云太祖謂文王是祖稱禘也劉歆云大禘
則終王是宗稱禘也董子曰天地者先祖之所自出也
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四大祭皆蒙禘名禘禮上溯
遠祖旁及毀廟下逮功臣聖人居天下之位行配天之
祭推人道以接天而天神降地元出人鬼格夫然而陰
陽和風雨時五穀熟草木茂羣生咸遂物无疵癘所謂
既濟定也先儒皆以明堂上有靈臺下有辟雍四門有
太學頌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肅然清靜謂之清

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
射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望氛祥謂之靈臺其四門
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盧植禮記
注亦云明堂卽太廟與靈臺辟雍古法皆同一處近世
殊異分爲三耳而晉時袁準著論非之昧於古制矣王
者覲諸侯或巡狩四岳則有方明方明者放乎明堂之
制也亦謂之明堂荀子所謂築明堂於塞外以朝諸侯
戰國時齊有泰山明堂卽方明也周書朝諸侯則於明
堂覲諸侯則設方明故虞禋六宗而覲四岳羣牧周禮

方明而覲公侯伯子男六宗方明卽明堂六天之神鄭氏謂天之司盟非也自明堂之制不詳而禘禮亦廢鄭氏知園丘方丘之爲禘而不知爲明堂六帝王肅又誤據魯禘改禘爲宗廟之祭無配天之事此魏明所以庶漢四百餘年廢無禘祀也禘行於明堂明堂之法本於易中庸言至誠可以贊化育與天地參此明堂配天之義也又有易漢學七卷易例二卷皆推演古義鍼砭俗說於書有古文尙書考二卷謂孔壁中古文得多十六篇內有九共九篇析之爲二十四篇鄭康成所傳之二十四篇卽孔壁真古文東晉晚出之二十五篇與漢書不合可決其僞唐人詆鄭所傳爲張霸僞造者妄也今文太誓三篇其畧見於太史公書太史公從安國問故當可信唐人尊信晚出之太誓而以今文太誓爲僞亦非也於春秋有左傳補注六卷自序云嘗見鄭康成之周禮韋宏嗣之國語純采先儒之說末乃下以己意令學者審其異同杜元凱春秋集解雖根本前修而不著其說又其持論間與諸儒相遠於是樂遜序義劉炫規過之書出焉今刺取經傳附以先世遺聞宗韋鄭之遺

前修不揜效樂劉之意有失必規而於古今文之同異辨之尤悉云其注秦穆姬屬賈君用唐尙書說以賈君爲申生妃令尹薦艾猶用世本說爲叔敖之兄同盟于亳城北川服虔本證亳爲京之譌塹防門而守之廣里用續漢書及京相璠說以防門廣里爲地名吳句餘用服虔說以爲吳子餘祭萬者二人用吳仁傑說二人當爲二入藏文仲廢六闕訓廢爲置讀如公羊廢其有聲者之廢皆前入所未及道也又言公羊有嚴顏二家蔡邕石經所定者嚴氏春秋也何邵公所注者顏氏春秋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二

十四

也石經公羊末云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云云僖公三十年顏氏言君出則已入今何本皆有之又云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今何本亦有之以此知何所注者顏氏本也鄭康成注三禮引隱二年放於此乎隱三年登辰之桓十一年遷鄭焉而鄙畱皆與何氏異與石經同蓋鄭所據者嚴氏本也又云應劭風俗通稱穀梁爲子夏門人楊士勛謂爰經於子夏按桓譚新論云左氏傳世遭戰國寢微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爲春秋殘畧多所違失然則穀梁子非親爰經於子夏

矣。古人親受業者稱弟子。轉相授者稱門人。則穀梁於子夏猶孟子之於子思。故魏廢信注穀梁以爲與秦孝公同時也。楊士勛言穀梁作傳。傳孫卿。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公。按孫卿齊潛襄時人。當秦之惠王。則在其後。卿所注書言天子廟數及賻貲祕舍之義。述春秋善胥命而言盟詛不及三王。諸侯相見仁者居守。皆本穀梁說。其言傳孫卿信矣。隱元年傳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僖二十二年傳過而不改。是謂之過。二十三年傳以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今皆在論語中。傳所載與儀禮二記合者尤多。故鄭康成曰。穀梁善於經者也。其論論語曰。宣尼言述而不作。於魯論見之。鄉黨一書半是禮經。堯曰數章。全書訓典。論君臣則人言不廢。譏無恒則南國有言。於善人爲邦。則曰誠哉。是言於隱居行義。則曰吾聞其語。素絢唐棣。逸詩可誦。百官冢宰。古典可稽。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胥臣多聞之所述也。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此文王官人之所記也。克己復禮。左氏以爲古志。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管子以爲古語。覲觐參分天下。而有其二。周志之遺文也。

今逸周書卽周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周任之遺言也推

此言之聖人豈空作哉其論爾雅曰釋詁釋訓乃周公所作以教成王故詩稱古訓是式漢時謂之故訓又謂之詁訓詁訓者雅言也周之古訓仲山式之子之雅言門人記之俗儒不言爾雅而仲山之古訓夫子之雅言皆不存矣又撰九經古義十六卷討論古字古音以博異聞正俗學又以范蔚宗後漢書缺畧遺誤范書行而東觀漢記謝承薛瑩司馬彪華嶠謝沈張瑩袁山松諸家之書皆亡乃取初學記藝文類聚北堂書抄太平御

覽諸書作後漢書補注十五卷所有撰述如王文簡公精華錄訓纂二十四卷盛行於世論者以爲過於任淵之注山谷李壁之泮荆公詩焉周易本義辨證五卷太上感應篇注二卷亦經好事刊刻惟山海經訓纂十八卷九曜齋筆記二卷松崖筆記二卷松厓文鈔二卷世無刊本又有諸史會最竹南漫錄皆未成書卒於乾隆二十三年戊寅五月年六十有二先生晚年盧運使見會延至邗上如雅雨堂十種山左詩鈔感舊集皆先生手定焉同時與先生友善者沈彤沈大成大成字學子

號沃田華亭人有學福齋集受業弟子最知名者余古
農同宗良庭兩先生如王光祿鳴盛錢少詹大昕戴編
修震王侍郎蘭泉先生皆執經問難以師禮事之錢少
詹爲先生作傳論曰宋元以來說經之書盈屋充棟高
者蔑棄古訓自誇心得下者勦襲人言以爲已有儒林
之名徒爲空疎臧拙之地獨惠氏世守古學而先生所
得尤深擬諸漢儒當在何劭公服子慎之間馬融趙岐
輩不能及也

沈彤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二

十七

沈彤字冠雲一字果堂吳江縣諸生也康熙雍正間何
學士焯以制義倡導學者四方從游弟子著錄者四百
餘人弟子中惟陳季方陳少章及彤最知名季方工文
詞少章精史學彤獨以窮經爲事核先儒之異同而求
其是爲文章不貴詞藻抒心自得而已應博學宏詞科
以奏賦至夜半不及成詩不入選有人薦修三禮及大
清一統志議叙得九品官恥不仕遂歸吳江閉戶治經
枕衽終年羣經皆有撰述尤邃於禮著周官祿出考三
卷因歐陽修有周禮官多田少祿且不給之疑故詳究

周制以與之辨官爵數。公田數。祿田數。三篇。積算特為精密。又以儀禮古人患其難讀。自唐賈公彥後。惟朱子李如圭。張澹。黃幹。楊復五人。乃專攷士禮。著有儀禮小疏。惜未成書。惟有士冠禮。士昏禮。公食大夫禮。士喪禮。喪服傳五篇。每篇附以監本刊誤。卷末又附左右異尚考一篇。其說以康成公彥為宗。兼采元敖繼公之注。然倍擊君善者十之七。從其說者十之二三耳。彤述作矜慎。不輕意下筆。所著如尚書小疏。春秋左傳小疏。僅有數十。則以視近日士大夫急於成書。蹈鹵莽滅裂之譏。

者有霄壤之分矣。其書傳於世者。周官祿田考。儀禮小疏之外。有吳江震澤二縣志。果堂集十二卷。彤老而無子。窮困以卒。得年六十。有四藩向在京師。有夫已氏。問予曰。叔嫂有服乎。無服乎。予答之曰。據禮經。是叔嫂無服也。考奔喪云。無服而為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鄭注。雖無服。猶弔服。如麻袒免為位哭也。則叔嫂之服。弔服加麻袒免。既葬而除。無所謂大功也。夫已氏出鄆人。萬充宗叔嫂有服。辨示予。大笑曰。子墨守鄭學。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豈得謂禮家乎。充宗之文。因晉

成祭之說而曲解喪服傳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以證叔嫂之大功而謂康成不能解公彥強爲之解余心知其說之謬然無以應也南歸後讀儀禮小疏曰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鄭於上記注云兄弟猶言族親也此兄弟同義故不重出賈云妻從夫服其族親卽上經夫之諸祖父母見於總麻章夫之世叔父母見於大功章夫之昆弟之子不降叔嫂又無服今言從夫降一等紀其不見者當是夫之從母之類乎彤謂此條總結上經非專紀其不見者夫之姑姊妹見於小功章賈

乃遺之至云從母之類則有若夫之從祖父母夫之從父姊妹之類皆以小功而降爲總有若夫之族會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及夫之從祖姑姊妹適人者之類夫皆爲之總妻皆降而無服並包含於其中矣從母者母之女兒弟也故亦可稱兄弟此可以發成祭之癥結息充宗之狂喙矣且自愧不能潛心尋討傳文及鄭賈之說至爲夫已氏所折乃知果堂肄禮之精密如此嗟乎先輩之用心縝密烏可及哉

先生諱蕭客字仲林別字古農吳縣布衣也先生生五歲父幕游粵西不歸母顏授以四子書五經夜則課以文選及唐宋人詩古文年十五通五經卽知氣理空言無補經術思讀漢唐注疏家貧不能蓄書有茗溪書棚徐姓識先生一日詣書棚借左傳注疏匝月讀畢歸其書徐姓訝其速曰子讀之熟矣乎曰然徐手翻一帙使先生背誦終卷無誤徐大駭曰子奇人也贈以十三經注疏十七史說文解字玉篇廣韻於是閉戶肄經史博覽羣書性癖古籍聞有異書必徒步往借雖僕僕五六

十里不以爲勞也以郭璞注爾雅用舊注而掩其名謂之攘善無恥乃採注疏及太平御覽諸書中撻爲舍人孫炎李巡舊注而爲之釋書未成先成注雅別鈔八卷專攻陸佃新義埤雅及羅願爾雅翼之誤兼及蔡卞毛詩名物解沈宗伯德潛見其書折節下交年二十二以注雅別鈔就正於松崖先生先生曰陸佃蔡卞乃安石新學人人知其非不足辨羅願非有宋大儒亦不必辨子讀書撰著當務其大者遠者先生聞之矍然遂執贄受業稱弟子焉吳縣朱丈文游藏書之富甲於吳門延

先生教讀館於滋蘭堂中得遍讀四部之書又嘗閱道
藏於元妙觀閱佛藏於南禪寺居恒手一編弗輟日不
足則繼之以夜於是目力虧損不見一物有人傳以坐
暗室中目蒙藍布存想北斗七宿一年之後目雖能視
然讀書但能讀大字本而已直隸總督方恪敏公觀承
聞其名延至保定修畿輔水利志間游京師與朱學士
笥河先生紀文達公昫胡文恪公高望相友善咸謂其
學在深甯亭林之間因目疾復作舉歛戴震以代遂南
歸以經術教授鄉里閉口授生徒極盛是時江震滄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二

二

孝廉名筠者亦以目疾教讀時人皆稱為盲先生同郡
以經義詩古文詞相論難者薛家三先生汪愛廬先生
彭進士紹升汪孝廉元亮先生上下議論風發泉湧家
三先生曰鬼谷子縱橫家舌有鋒鏑不可當也先生狀
貌奇偉頂有二肉角疎眉大眼口侈侈髯如軌革家懸
鬼谷子像故同社中戲呼爲鬼谷子乾隆年間

詔開四庫館徵四方名彥充校讎之任有人以山陰童
鈺及先生名達於金壇因一諸生一布衣格於例不果
薦先生貧病交攻再娶無子卒年四十有七其牢騷不

平之氣往往托之美人香草形於歌詠哀音微茫有騷
人之遺意焉生平著疏甚多爾雅釋注雅別鈔悔其少
作不以示人文選音義亦悔少作然久已刊行乃別撰
文選雜題三十卷又有選音樓詩拾若干卷先生深於
選學因名其樓曰選音疾革之時以雜題詩集付弟子
朱敬輿敬輿寶爲枕中秘以是學者罕知之惟古經解
鈎沈已入

四庫經部當日戴震謂是書有鈎而未沈者有沈而未
鈎者然沈而未鈎誠如震言若曰鈎而未沈則震之妄

言也今核考其書豈有是哉惟皇侃論語義疏其書出
於著鈎沈之後且爲足利賈鼎何得謂之鈎而未沈者
乎藩爲先生受業弟子聞之先生曰鈎沈一書漢晉唐
三代經注之亡者本欲盡采因乾隆壬午四月得虛損
症危若朝露急欲成書乃取舊稿錄成付梓至今歉然
吾精力衰矣汝能足成之亦經籍之幸也藩自心喪之
後遭家多故奔走四方雨雪載塗寒饑切體不能專志
壹心從事編緝今年已五十忽忽老矣歎治生之難蹈
不習之罪有負師訓能不悲哉

先生諱聲本字鱣。後改叔澐。其先世居休寧之梅田。後遷蘇州。又遷無錫。復歸吳下。遂爲吳縣人。少與兄震、滄、孝廉同學。不事帖括。讀尚書。怪古文與今文不類。又怪孔傳庸劣。且甚支離。安國所爲不應若此。年三十五。師事同郡通儒惠松崖徵君。得讀所著古文尚書考。及閻若璩古文疏證。乃知古文及孔傳皆晉時人僞作。於是集漢儒之說。以注二十九篇。漢注不備。則旁考他書。精研故訓。成尚書集注音疏十二卷。附補誼九條。識僞

字一條。尚書集註音疏前後述。外編一卷。尚書經師系表也。經文註疏皆以古篆書之。疑僞古文者。始於宋之吳才老。朱子以後。吳草廬、郝京山、梅賾皆不能得其要領。至本朝閻惠兩徵君所著之書。乃能發其作僞之跡。勦竊之原。若刊正經文疏明古注。則皆未之及也。先生出而集大成。豈非伏孔、馬、鄭之功臣乎。其辨泰誓曰泰誓。今古文皆有之。漢儒皆誦習之。馬、鄭皆爲之注。自東晉僞古文出。則有太誓三篇。世無具巨眼人。遂翕然信奉。以爲孔壁古文。因目此爲今文。且反疑其僞。以故

寢微而至於亡。顧其遺文記火流穀至之事。且無諸傳記所引之語。故馬融雖爲之注。不能無疑。今姑備錄馬說而辯之。馬融書叙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詞。及火復于上。至于王屋。流爲雕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母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絲卿引泰誓曰。獨夫紂。禮記引泰誓曰。予克紂。

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之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畧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馬此說具正義。辨之曰。案融之意。以泰誓非伏生所傳。故疑之。爾融獨不見伏生之尙書大傳乎。泰誓維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云云。大傳旣引其文矣。其所以不傳者。蓋生年老。容有遺忘。自所得二十八篇之外。不能記憶其全。故爾。大傳引九共曰。余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引帝告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能錄其片語而

不傳其全文是其不能記憶之明驗也。然則秦誓雖不出於伏生，不得謂非秦火已前伏生所藏之舊文矣。且漢書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計伏生書二十八篇，三分盤庚則爲三十，加孔氏多出之二十四篇，才五十四，加秦誓三篇，適五十七。無秦誓則不符其數。又李暉集注尚書於此秦誓，輒引孔安國曰：則孔氏古文亦有此篇。安國且作傳矣，而兩漢諸儒，未見今文古文者，未嘗疑秦誓有今古文之異。然則今文秦誓同乎古文，又可知矣。融獨以其後得而疑之，則五

十四篇惡在其可信邪？若其所稱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則婁敬說高帝嘗言之矣。司馬子長亦錄其文於本紀矣。不旣信而有徵乎？又若水流爲雕，以穀俱來，斯乃符命之應。猶龜書馬圖之屬也。孔子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論語記孔子之言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則符瑞之徵聖人，且覲幸遇之，而乃以火流穀至爲神怪，謂爲子所不語，豈通論乎？且思文之詩，不云乎：貽我來麇，帝命率育。卽此以穀俱來之謂融，亦將斥詩爲誕乎？不然，詩則信之，書則疑之，進退皆無據。

矣融又以書傳所引泰誓甚多而疑此泰誓皆無有又案湯誓篇傳自伏生既又出諸孔壁今文古文若合符節而予小子履敢用元牡云云載於墨子兼愛篇而湯誓未有其文故孔安國注論語堯曰篇不敢質言湯誓之文而云墨子引湯誓其詞若此又墨子尚賢篇引泰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而湯誓中亦無之然而謂湯誓有逸文可也謂湯誓爲僞書則不可以此相况泰誓亦猶是耳夫復奚疑哉不獨此也大傳引盤庚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引無逸曰厥兆

天子爵今盤庚無逸具在而皆無是言經與傳具出於伏生不應傳錄其文經反遺其語然則伏生既傳之後歐陽夏侯遞有師承猶不能無闕逸况泰誓經灰燼之餘百年而出反怪其有遺逸邪且夫傳記諸書夫人而見之矣苟欲僞造必不敢張空卷以自吐其胸臆並不敢出神奇以駭人之觀聽將據拾典籍以供補綴依據誼理以爲干城以求售其欺於後世如彼僞孔氏之所爲矣安肯故畱此間隙以滋後人之議哉蓋惟當時實有其事史官據事直書而無所顧忌故有火流穀至之

文逮其後遺文殘闕傳之者僅守殘編而不敢補緝故無諸傳記所引之語斯何足怪乎季長之說吾不謂然故爲此辨此又閻惠二君之所未及也先生精於小學以許叔重說文解字爲宗說文所無之字必求假借之字以代之生平不作楷書卽與人往來筆札皆作古篆見者訝以爲天書符籙俗儒往往非笑之而先生不顧也嘗著六書說一首自書勒石其說轉注以五百四十部爲建類一首以凡某之屬皆從某爲同意相受實前人所未發又恒星說一卷文不錄喜爲北宋人小詞亦

以篆書書之先生性耿介不慕榮利交游如王光祿鳴盛王侍郎蘭泉先生畢制軍沅皆重其品藻而先生未嘗以私事干之所以當事益重其人嘉慶元年詔開孝廉方正科江蘇巡撫費公澹首舉先生賜六品頂帶卒年七十有八晚年因性不諧俗動輒時違取周易艮背之義自號艮庭學者稱爲艮庭先生云藩少從古農先生學先生沒後藩汎濫諸子百家如涉大海茫無涯涘先生教之讀七經三史及許氏說文乃從先生受惠氏易讀書有疑義質之先生指畫口授每

至漏四下猶講論不已可謂誨人不倦者矣子鏐字貢庭名諸生孫沅字鐵君優貢生世傳其學弟子數十人元和顧廣圻長洲徐頴最知名廣圻字千里號澗菴邑諸生天資過人無書不讀經史小學天文厯算輿地之學靡不貫通又能爲詩古文詞駢體文字當今海內學者莫之或先也頴字述卿嘉慶甲子舉人乙丑以第二人及第今官翰林院編修先生老友中來往親密者錢宮詹大昕褚部郎寅亮宮詹別有傳

褚寅亮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二

二一八

褚寅亮字摺升號鶴侶一字宗鄭長洲人也乾隆十六年

名試舉人內閣中書官至刑部員外郎與錢宮詹大昕爲同年友深於經學從事禮經幾三十年嘗謂宋人說經好爲新說棄古注如土苴惟儀禮一書爲樸學空談義禮者不能措辭而晦庵勦齋信齋又崇信之故鄭氏之學未爲異義所汨至元吳興敖繼公撰集說雖云采先儒之言其實自注疏而外皆自逞私意專攻鄭氏學者苦注疏之難讀而喜其平易乃盛行於世蓋君善之

意不在解經而有意與康成立異特其巧於立言含而不露若無意於排擊者是以入其元中而不悟至於說有不通甚且改竄經文曲就其義不幾於無所忌憚乎著儀禮管見四卷其說之最精者如鄉飲酒記北面者東上敖改東爲西駁之曰注明言統於門門在東則不得以西爲上也鄉射記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於豐上降袒執弓反位敖以袒執弓句爲衍駁之曰勝者之弟子卽射賓中年少者以是勝黨故袒執弓非衍文也燕禮勝觶於賓敖改觶爲觶駁之曰凡獻以爵

者酬以觶燕禮宰夫主獻既不以爵則酬亦不以觶矣安可破觶爲觶乎大射儀以耦左還土射於左敖依鄉射改爲於右駁之曰上射位在北下射位在南鄉射大射所同但鄉射位在福西從福向西則北爲右大射次在福東從福向東則北爲左敖比而同之昧於東西之別矣喪服記公子爲其妻練冠敖改練爲練駁之曰練冠之紕亦節以縗故閒傳云練冠練緣就其質言之曰練冠就其紕言之曰練冠母重故言其質妻輕故言其紕非有二也士虞禮明齊醖酒敖以醖酒爲衍文駁之

曰注明言有酒無醴據下文普薦醴酒亦專言酒不及醴豈得妄解明齊爲醴輒刪經文乎特牲饋食禮三拜衆賓衆賓答再拜敖改再爲一駁之曰鄉飲酒衆賓答一拜者大夫爲主人也有司徹之答一拜者大夫爲祭主也此士禮安得以彼相例乎寅亮精天文厯算之術尤長於句股和較相交諸法作句股廣問三卷錢少詹著三統術衍寅亮校正刊本誤字如月相求六劫之數句六劫當作七劫推閏餘所在加十得一句加十當作加七少詹服其精密早年爲公羊何休之學撰公羊釋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二

三十一

例三十篇謂三傳惟公羊爲漢學孔子作春秋本爲後王制作訾議公羊者實違經旨又因何邵公言禮有殷制有時王之制與周禮不同作周禮公羊異義二卷又著十三經筆記十卷諸史筆記八卷諸子筆記二卷各家文集筆記七卷藏於家乾隆四十年以病告歸五十五年卒大夫爲主人也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二

譚瑩玉生覆校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三

王鳴盛金日追

王鳴盛字鳳喈一字禮堂別字西莊嘉定人生而敏慧四歲隨王父讀書丹徒學署日識數百字縣令馮詠以神童目之年十二爲四書文才氣浩瀚已有名家風度年十七補諸生屢試第一鄉試中副榜才名籍甚江蘇巡撫陳文肅公大受招入蘇州紫陽書院院長歸安吳大綬常熟王峻皆賞其才乾隆十二年鄉試以五經中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三

式會試不第客游蘇州時沈文愨公德潛以禮部侍郎致仕海內英雋之士皆出其門下與王侍郎蘭泉先生錢少詹大昕吳內翰企晉及曹仁虎趙文哲黃文蓮相唱和文愨以爲不下嘉靖七子又與惠松崖徵君講經義知詁訓必以漢儒爲宗精研尙書久之乃信東晉之古文固僞而馬鄭所注實孔壁之古文也東晉所獻之大誓固僞而唐人所斥爲僞大誓者實非僞也古文之真僞辨而尙書二十九篇粲然具在知所從事矣十九年莊培因榜以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公卿爭以禮致之

刑部侍郎秦蕙田修五禮通考屬以分修尤見重於掌院學士蔣文恪公溥二十三年

天子親試翰詹諸臣

特置一等一名擢侍講學士充

日講起居注官明年充福建正考官朱蕺事即有內閣

學士兼禮部侍郎之

命還京有御史論其馳驛濫用驛馬呈吏議左遷光祿

寺卿尋丁內艱歸遂不復出卜居蘇州閶門外不與當

事通亦不與朝貴接家本寒素賣文諛墓以自給餘則

一介不取也閉戶讀書日探夕討嘗謂漢儒說經必守

家法亦云師法自唐貞觀撰諸經義疏而家法亡宋元

豐以新義取士而漢學殆絕今好古之士皆知崇注疏

矣然經注惟詩三禮及公羊傳猶是漢人家法餘經則

出於魏晉未為醕備故所撰尙書後案以鄭馬為主不

得已間采爲孔王肅而唐宋諸儒之說槩不取焉又撰

十七史商權一百卷主於校勘本文補正譌脫審事迹

之虛實辨紀傳之異同最詳於輿地職官典章制度獨

不喜褒貶人物以爲空言無益也又有蛾術編一百卷

其目有十說錄說字說地說制說人說物說集說刻說
通說系其書辨博詳明與洪容齋王深甯不相上下詩
宗盛唐中年出入於香山東坡晚年獨愛玉谿生謂少
陵以後一人手定詩集二十四卷古文若干卷老年因
讀書窮日夜不輟日遂瞽有吳興醫鍼之而愈著書如
常乃自號西沚卒年七十有八藩十六歲時著爾雅正
字光祿在良庭先生家見此書囑良庭先生招藩往謁
獎賞不去口嘗謂藩曰予門下士以金子璞園爲第一
予近日得見好學深思之士惟子及李子賡芸費子士

璣三人而已璞園名曰追嘉定諸生閉門校書不求聞
達十三經皆有校本而儀禮尤精著有儀禮正譌十七
卷行於世士璣吳江人嘉慶戊午科舉人治漢易李賡
芸號許齋嘉定人深於小學乾隆庚戌成進士今官浙
江嘉興府知府

錢大昕錢五塘錢坫

錢大昕字曉徵一字辛楣又號竹汀先世自常熟徙居
嘉定遂爲嘉定人生而穎悟讀書十行俱下年十五爲
諸生有神童之目時紫陽書院院長王侍御峻詢嘉定

人材於王光祿西泚以先生對先生西泚之妹婿也侍
御告之巡撫雅肅文檄召至院中試以周禮文獻通考
兩論下筆千言悉中典要侍御歎爲奇才乾隆十六年
高宗純皇帝南巡獻賦

行在

名試舉人以內閣中書補用在京師與同年長洲褚寅
亮全椒吳朗講明九章算學及歐羅巴測量弧三角諸
法時禮部尙書大興何翰如久頌
欽天監事精於推步時來內閣與先生論李氏薛氏梅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三

四

氏及西人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諸家之術翰如遜謝
以爲不及也先是在吳門時與元和惠定宇吳江沈冠
雲兩徵君游乃精研古經義聲音訓詁之學旁及壬遁
太乙星命靡不博綜而深究焉乾隆十九年莊培因榜
成進士散館授編修二十三年大考翰林以二等一名
擢右贊善尋遷侍讀二十八年又以大考一等三名擢
侍講學士克
日講起居注官三十七年改補侍讀學士其年冬擢詹
事府少詹事

純皇帝深知爲績學之士官侍讀學士時卽命入直上書房授

皇十二子書又奉

勅修熱河志續文獻通考續通志一統志天毬圖皆預纂修之列己卯壬午乙酉甲午充山東湖南浙江河南主考官庚辰丙戌充會試同考官主考河南之年授廣東學政明年夏以丁外艱歸先生淡於名利慕邴曼容之爲人嘗謂官至四品可以歸田故奉諱家居之後卽引疾不出矣嘉慶四年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三

五

今上親政垂詢大昕家居狀朝貴寓書敦勸還

朝婉言謝之嘉慶九年十月二十日卒於紫陽書院年七十有七先生深於經史之學其論易先天後天之說曰說卦傳孔子所作其言曰震東方巽東南離南方乾西北坎正北艮東北惟不見坤兌二方兌爲正秋則必正西方矣坤介於離兌之間亦必位西南矣伏羲畫卦以來蓋已有之伏羲以木德王而傳稱帝出乎震是震東巽東南之位必出於伏羲不當別有方位也漢唐以前儒家與方士均未有言先天圖者宋初方士始言之

而儒家尊信其說欲取以駕乎文王孔子之上母乃好
奇而誣聖人乎天地水火雷風山澤各自相對本無方
位之可言後儒援天地定位四語傳會先天之說尤爲
非是夫天高而尊地下而卑古今不易之位也地勢北
高而南下君位北而南面臣位南而北面信如乾南坤
北之說上下顛倒甚矣安得云定位乎論虞氏之卦之
說曰之卦卽變卦也虞仲翔說易專取旁通與之卦旁
通者乾與坤坎與離艮與兌震與巽交相變也之卦則
以兩爻交易而得一卦乾坤者諸卦之宗復臨泰大壯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三

六

夬陽息卦姤遯否觀剝陰消卦皆自乾坤來而諸卦又
生於消息卦三陰三陽之卦自泰來者九恒初四易也
井初五易也蠱初上易也豐二四易也既濟二五易也
賁二上易也歸妹三四易也節三五易也損三上易也
自否來者九益初四易也噬嗑初五易也隨初上易也
渙二四易也未濟二五易也困二上易也漸三四易也
旅三五易也咸三上易也二陰二陽之卦自臨來者四
升初三易也解初四易也明夷二三易也震二四易也
自遯來者四无妄初三易也家人初四易也訟二二易

也巽二四易也自大壯來者四大畜上四易也睽上三易也需五四易也兌五三易也自觀來者四萃上四易也蹇上三易也晉五四易也艮五三易也臨二之五爲屯觀上之初亦爲屯臨初之上爲蒙觀五之二亦爲蒙故不從自臨觀來之例於屯曰坎二之初於蒙曰艮三之二也遯二之五爲鼎大壯上之初亦爲鼎遯初之上爲革大壯五之二亦爲革於例不當從遯大壯來而仲翔於鼎曰大壯上之初於革曰遯初之上失其義矣愚謂鼎蓋離二之初革蓋兌三之二也臨初之五爲坎觀上之二亦爲坎遯初之五爲離大壯上之二亦爲離臨二之上爲頤觀五之初亦爲頤遯二之上爲大過大壯五之初亦爲大過此四卦亦不得從臨觀遯大壯來之例中孚小過二卦則非臨觀遯大壯所能變且頤大過中孚小過與坎離乾坤皆反覆不衰之卦故別自爲例於頤曰晉四之初於大過曰訟三之上於中孚曰訟四之初於小過曰晉三之上而仲翔於大過仍取大壯五之初於頤兼取臨二之上又於坎云觀上之二於離云遯初之五皆自紊其例也一陰一陽之卦仲翔說易未

及之。今依其例理而董之。則復初之二爲師。初之三爲謙。剝上之五爲比。上之四爲豫。姤初之二爲同人。初之三爲履。夬上之五爲大有。上之四爲小畜。每卦當各生二卦也。而仲翔於謙云。剝上之三。讎譖於豫云。復初之四。於比云。師二之五。此別取兩象。易爲義。其注大畜云。萃五之二。成臨於豐云。噬嗑上之三。於旅云。賁初之四。亦兩象。易也。睽本大壯上之三。而仲翔注繫辭。蓋取諸睽。又云。无妄五之二。亦自索其例也。論鄭爻辰之例曰。鄭氏爻辰之例。初九辰在子。頤初云。舍爾靈龜。子爲天。

龜龜者。鼈屬也。同人初云。同人于門。隨初云。出門交有功。節初云。不出戶庭。子上直危。危爲蓋屋。故有門戶之象。節九二。不出門庭。二亦據初。故云門也。明夷初云。三。日不食。子爲元枵。虛中也。故有不食之象。九二辰在寅。泰二云。用馮河濱。上直天漢。雲漢。天河也。九三辰在辰。大壯二云。羸其角。辰上直角也。九五辰在申。萃五云。九。人虎變。申上直參。參爲白虎也。上九辰在戌。睽上云。見豕負塗。戌上直奎。奎爲封豕也。初六辰在未。小過初云。飛鳥以凶。未爲鶉首也。六三辰在亥。上直營室。營室爲

清廟萃渙之象辭皆云王假有廟謂六三也六四辰在丑大畜四云童牛之牯丑上直牽牛也上六辰在巳小過上云飛鳥離之巳爲鷄尾也小過六爻惟初上有飛鳥之象此其義也解上云公用射隼巳上直翼翼爲羽翻有隼象也此皆可以爻辰求之者也康成初習京氏易後從馬季長授費氏易費氏有周易分野一書其爻辰之法所從出乎論孔壁書增多二十四篇康成既親見之何以不爲之注曰漢儒無無師之學古文尙書初得之屋壁未有能通之者孔安國始以今文讀之而成

孔氏之學然安國非能自造也亦由先通伏生書古今文本不相遠以此證彼易於閭闔惟文義不能相通者乃別爲之說以名其學若增多之書既無今文可相參攷雖亦寫定而不爲訓詁故馬季長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也自安國以及衛賈馬諸君皆未有說此逸篇者康成又何以無徵不信之說著於竹帛乎卽如禮古經五十六篇鄭亦親見之其注儀禮多以古文參定而不注增多之三十九篇亦以無師說故也左氏得劉子駿剋通大義故流傳至今而逸書逸禮無師說故皆亡

於永嘉自東晉古文出。乃有安國承詔爲五十八篇作傳之語。夫使安國果爲逸篇作傳。則都尉朝庸生輩必兼受之。何以馬鄭以前傳古文者皆止二十九篇已哉。朱文公疑康成不解逸禮三十九篇。予向亦未喻其故。今因論古文逸篇而並悟及之。論詩毛傳多轉音。曰古人音隨義轉。故字或數音。小旻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與猶咎爲韻。韓詩集作就於音爲協。毛公雖不破字而訓集爲就。卽是讀如就音。書顧命克達殷集。大命漢石經集作就。吳越春秋子不聞河上之歌乎。同病相憐同憂。

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回復俱留。是集有就音也。瞻卬藐藐。昊天無不克輦。傳訓輦爲固。卽轉從固音。與下句後爲韻也。載芟匪且有且。傳訓且爲此。卽轉從此音。與下句茲爲韻也。顧亭林泥於一字祇有一音。遂謂詩有無韻之句。是不然矣。溱洧之溱。本當作澮。說文澮水出鄭國。引詩澮與洧方澠渙兮是也。今毛詩作溱者。讀澮如溱。以諧韻耳。溱卽澮之轉音。不可謂詩失韻。亦不可據詩以疑說文也。魯頌烝徒增增。傳云增增衆也。本爾雅釋訓文。而小雅室家溱溱。傳亦云溱溱。

衆也。增潦聲相近。轉增爲潦。亦以諧韻。與澮洧作潦洧。同論。春秋曰。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愚嘗疑之。將謂當時之亂賊懼乎。則趙盾崔杼之倫。史臣固已直筆書之。不待春秋也。將謂後代之亂賊懼乎。則春秋以後。亂賊仍不絕於史冊。吾未見其能懼也。孟氏之言。母乃大而夸乎。然孟子固言春秋者天子之事也。述王道以爲後王法。防其未然。非刺其已然也。太史公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乎春秋。又曰。有國家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子者不

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春秋之法行而亂臣賊子無所容其身。故曰懼也。凡篡弑之事。必有其漸。聖人隨事爲之。杜其漸。隱之弑也。於暉帥師戒之子般之弑也。於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戒之。此大夫不得專兵柄之義也。尹氏立王子朝在昭公之世。而書尹氏卒於隱之策。崔杼弑君在襄公之世。而書崔氏奔衛於宣之策。此卿不得世之義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再見於春秋。爲無知之弑君。張本也。母弟雖親。不可使踰其分也。趙穿弑君而於趙盾王惡名。

穿之弒出於盾也。胥甲父與穿同罪，盾於甲父則放之於穿，不惟不放，且使之帥師侵崇，盾尚得辭其罪乎？侵崇小事，不必書而書之，所以正盾之罪，且不使穿得漏網也。鄭公子宋弒君而以歸生主惡名，歸生正卿且嘗帥師敗華元矣，力足以制宋而從宋之逆，較之趙盾又有甚焉，不得託於本無逆謀也。楚公子比之弒君，棄疾成之，而比獨主惡名者，奸君位也，而棄疾之惡終不可掩，故以相殺爲文，著其罪同，然比與棄疾皆楚靈之弟，靈逐比而任棄疾，卒死於二人之手，先書比奔晉，又書

棄疾帥師圍蔡，明君之舅弟不可以愛憎爲予奪也。衛孫甯出其君而以出奔爲文，術本失國之道也。貶術則嫌於獎剽，故先書公孫剽來聘以見義，公孫而干正統其罪不可掩也。楚商臣蔡般之弒，子不子父亦不父也，許止不嘗藥非大惡而特書弒以明孝子之義，非由君有失德，故楚蔡之君不書葬而許獨書葬，所以責楚蔡二君之不能正家也。楚成之事與晉獻畧同，子孝則爲申生，子不孝則爲商臣，而晉亦尋有奚齊與卓之弒，未有冢不齊而國治者也，故晉獻之卒亦不書葬也。書闕

弑吳子餘祭戒人君之近刑人也書盜弑蔡侯申戒人君之疏大臣而近小人也樂盈之入曲沃趙鞅之入晉陽書之以戒大都耦國之漸人臣不可專其私邑也楚子虔弑於乾谿書其地著役之久也君親出師久而不歸禍之不旋踵宜矣楚之強莫強於虔伐吳執慶封滅賴滅陳滅蔡史不絕書而無救於弑者無德而有功天所惡也宋襄公用鄆楚靈王用蔡世子皆特書之惡其不仁也且以徵二君之強死非不幸也宋公與夷齊侯光楚子虔以好戰而弑晉侯州蒲以誅戮大臣而弑經

皆先文以見義所以爲有國家者戒至深切矣左氏傳曰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後儒多以斯語爲誦病愚謂君誠有道何至於弑遇弑者皆無道之君也其賊之有主名者書名以著臣之罪其微者不書不足書也無主名者亦闕而不書史之慎也非恕臣之罪也聖人修春秋述王道以戒後世俾其君爲有道之君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各得其所又何亂臣賊子之有若夫篡弑已成據事而書之良史之職耳非所謂其義則竊取之者也秦漢以後亂賊不絕於史由上之人無

以春秋之義見諸行事故爾。故曰：惟孟子能知春秋論婦人七出之說。曰：七出之文，先王所以扶陽抑陰，而家道所以不至於窮而乖也。夫父子兄弟以天合者也，夫婦以人合者也。以天合者，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以人合者，可制以去就之義。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而孝弟之衰，自各私其妻始。妻之於夫，其初固路人也，以室家之恩聯之，其情易親。至於夫之父母，夫之兄弟姊妹，夫之兄弟之妻，皆路人也，非有一日之恩，第推夫之親以親之，其情固已不相屬矣。矧婦人之性貪而吝，柔而狠，

而築里姑姊之倫，亦婦人也。同居而志不相得，徃往有之，其真能安於義命者，十不得一也。先王設爲可去之義，義合則留，不合則去，俾能執婦道者，可守從一之貞，否則甯割伉儷之愛，勿傷骨肉之恩。故嫁曰歸，出亦曰歸。以此坊民，恐其孝衰於妻子也。然則聖人於女子，抑之不已甚乎？曰：去婦之義，非徒以全丈夫，亦所以保匹婦。後世閭里之婦，失愛於舅姑，讒間於叔妹，抑鬱而死者，有之；或其夫淫酗凶悍，寵溺嬖賤，凌迫而死者，有之。準之古禮，固有可去之義，亦何必束縛之、禁錮之、置之

必死之地以爲快乎先儒戒寡婦之再嫁以爲餓死事
小失節事大予謂全一女子之名其事小得罪於父母
兄弟其事大故父母兄弟不可乖而妻則可去去而更
嫁不謂之失節使其過在婦歟不合而嫁嫁而仍窮自
作之孽不可道也使其過不在婦歟出而嫁於鄉里猶
不失爲善婦不必強而留之使夫婦之道苦也自七出
之法不行而牝雞之司晨日熾夫之制於婦者隱忍而
不能去甚至於破家絕嗣而有司之斷斯獄者猶欲合
之知女之不可事二夫而不知失婦道者雖事一夫未

可以言烈也知臣之不可事二君而不知失臣節者雖
事一君未可以言忠也此未諭先王制禮之意也論性
與天道之說曰經典言天道者皆以吉凶禍福言易天
道虧盈而益謙春秋傳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遠人道邇
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古文尙書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
道天道福善禍淫史記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皆此道也
鄭康成注論語曰天道七政變通之占與易春秋義正
同孟子云聖人之於天道也亦謂吉凶陰陽之道聖人
有所不知故曰命也否則性與天道又何別焉一說性

與天道猶言性與天合也。後漢書馮異傳：臣伏自思惟以詔勅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管輅列傳：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心胸？晉書紀瞻傳：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此亦漢儒相承之說，而何平叔俱不取。論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先儒以爲記者之誤，曰：漢儒趙邠卿注：孟子於此文未嘗致疑，宋以後儒乃疑之，予謂孟子長於詩書，豈不能讀禹貢，且生於鄒嶧，淮泗之下流近在數百里。

之間何至有誤，蓋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而江卽次之，故老子以江海爲百谷王，南條之水皆先入江，後入海，世徒知毗陵爲江入海之口，不知朐山以南餘姚以北之海皆江之委也。漢水入江二千餘里，而尚有北江之各淮口距江口僅五百里，其爲江之下流，何疑？禹貢云：沿於江海，達於淮泗，此卽淮泗注江之證。注江者，會江以注海，與導水之文初不相悖也。說文云：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浙江者，漸江也。漸江與江水不同源，而得名江者，源異而委同也。國語吳之與越，三江環之，韋昭以

爲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錢塘江卽浙江吳松浦陽亦注江而後注海故皆有江之名漢儒去古未遠其言江之下流不專指毗陵一處如知會稽山陰亦爲江水所至則無疑乎淮泗注江之文矣此先生說經之大畧也至於辨文字之詁訓考古今之音韻以及天文輿地草木蟲魚散見於文集十駕齋養新錄者不下數萬言文多不載嘗謂自惠戴之學盛行於世天下學者但治古經畧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謂之通儒乎所著二十二史考異蓋有爲而作也又謂史之無陋未有

甚於元史者顧甯人謂食貨選舉二志皆案牘之文朱錫鬯謂列傳既有速不台矣而又有雪不台既有完者都矣而又有完者拔都既有石抹也先矣而又有石抹阿辛阿塔赤忽刺出兩人既附書於杭忽思直脫兒之傳矣而又別爲立傳皆乖謬之甚者金華烏傷二公本非史才所選史官又皆草澤迂生不諳掌故於蒙古語言文字素所未習所以動筆卽譌卽假以時日猶不免穢史之譏况成書之期又不及一歲乎如太祖功臣首推四傑而赤老溫之傳獨缺世尙公王者魯昌趙卹最

著而鄆國之傳亦缺塔察兒和禮霍孫至元之良臣旭邁傑倒刺沙秦定之元輔而史皆失其傳禮樂兵刑諸志皆缺順帝一朝之事地理志載順事帝僅二條餘亦缺漏列傳之重複者如昂吉兒已附於也蒲甘卜傳而又別有昂吉兒傳重喜已附於塔不已兒傳而又別有重喜傳阿尤魯已附於懷都傳而又別有阿尤魯傳譚澄已附其父資榮傳而又別有譚澄傳此又朱氏所未及糾者也其他事跡舛誤如仁宗莊懿皇后卒於仁宗朝未嘗尊爲皇太后吾也而圍益都從木華黎之弟帶

孫非從木華黎張子良來歸元帥察罕非因阿尤魯直爲深州長官在太祖朝非世祖朝此皆謬戾之顯然因搜羅元人詩文集小說筆記金石碑版重修元史後恐有違

功令改爲元詩紀事生平著述傳於世者潛研堂文集五十卷詩集口卷二十二史攷異一百卷潛研堂金石跋尾元集六卷亨集七卷利集六卷貞集六卷十駕齋養新錄二十卷養新餘錄三卷日記抄口卷補元史氏族表口卷元詩紀事補元史藝文志六卷先生不專

治一經而無經不通不專攻一藝而無藝不精經史之外如唐宋元明詩文集小說筆記自秦漢及宋元金石文字

皇朝典章制度滿洲蒙古氏族皆研精究理不習盡工古人云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於心先生有焉戴編修震嘗謂人曰當代學者吾以曉微爲第二人蓋東原毅然以第一人自居然東原之學以肄經爲宗不讀漢以後書若先生學究天人博綜羣籍自開國以來蔚然一代儒宗也以漢儒疑之在高密之下卽賈逵服虔亦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三

十九

瞠乎後矣况不及賈服者哉先生之弟大昭從子埜埜東垣繹侗子東壁東塾一門羣從皆治古學能文章可謂東南之望矣大昭字晦之一字竹廬淹貫經史著書滿家刊行者惟後漢書補表八卷而已嘉慶元年應孝廉方正科

賜六品頂戴東垣舉人繹侗東壁東塾皆諸生塘字學洲一字禹美爲諸生時與諸澱淪汪綉青王鶴谿王耿仲相唱和爲古今體詩爲王光祿西莊王侍郎蘭泉先生所激賞塘儉然不足不欲以詩名及選拔入成均試

歸肆力於經史之學。乾隆四十四年，舉江南鄉試。明年，汪如洋榜成進士，需次當得知縣，自以不習吏事，就教職。選授江寧府學教授，公務多暇，專志撰述。於聲音文字律呂推步之學，尤有神解。著律呂考文六卷，又著史記三書釋疑於律秣天官家言，皆究其原本，而以他書疏通證明之。律書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數語，注家皆不能曉。小司馬疑其數錯，塘據淮南子太元經證之，始信其確不可易。又以淮南天文訓一篇多周官馮相保章遺法，高氏注闕畧罕所證明，作補注三卷，以

闡其旨。晚年讀春秋左氏經傳，精心有得，作古義若干卷，以補杜氏之闕。且糾其謬，其所作古文曰述古編四卷，皆行於世。卒年五十有六，姑字獻之，少而穎敏，有過人之資，精於小學。游京師，朱笥河先生延為上客。乾隆甲午中副榜，遂至關中，在畢巡撫沅幕中，與歛方子雲、陽湖洪亮吉、孫星衍討論訓故輿地之學。後就職州判，監修陝西城，授乾州州判，得末疾歸。卒於蘇州。著有詩音表一卷，車制考一卷，論語後錄五卷，十經文字通正書十四卷，新編地理志十六卷，獻之工於小篆，不在

李陽冰徐鉉之下晚年右體偏枯左手作篆尤精世人
藏弄其書如拱壁云嘗注史記詳於音訓及郡縣沿革
山川所在兵部侍郎松筠爲陝甘總督時重其學品親
至卧榻問疾索未刊著述獻之以史記注付公泣曰垢
疾不起矣三十年精力盡於此書惟明公憐之勿使蠟
以覆車焉是時侍郎有伊犁將軍之

命曰塞外不能事劊劊當錄一副本原稿必寄子也後
江都韋佩金書城爲廣西凌雲縣知縣獲譴謫塞外戍
滿南還公知書城與獻之同舉於鄉以原稿囑書城付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二

二十一

獻之獻之捧書泣曰我不能復見公矣至公爲兩江總
督時獻之先四年死而書城亦化爲異物公皆賙恤其
家嗟乎當今士大夫能謙益下士故舊不遺如公者有
幾人哉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

甘泉江藩纂

王蘭泉先生 袁廷諤

先生諱昶字德甫號述庵一字蘭泉又字琴德其先世居浙江之蘭溪高祖懋忠始遷江南松江府青浦縣西珠街角鎮遂爲青浦人考士毅字鴻遠年四十五無子禱於杭州靈隱寺夢人贈以蘭明日市蘭歸逾兩旬蘭苗二枝一出土即隕其一長尺有六寸森森若巨竹狀及夏紫燕栖於楹同巢異穴至冬陸太夫人孕男不育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

而錢太夫人生先生咸以爲蘭徵燕兆也先生生而開敏四五歲時能背誦周伯弼三體唐詩爲人演說楊用修廿一史彈詞娓娓不倦年十八應學使試以第一入學是年得韓柳文集歸震川集張炎山中白雲詞讀而愛之乃肆力於古文詞年二十一丁外艱先生侍疾日久哀勞毀瘠居喪讀禮不作詩文服闋游吳中蔣恭棊楊繩武見先生詩文謂宋文憲以後一人也肄業紫陽書院時從惠徵君定宇游於是潛心經術講求聲音訓故之學是時沈尚書歸愚爲院長選先生及王光祿鳳

階吳舍人企晉錢少詹曉徵贈光祿寺少卿趙升之曹
學士來殷上海黃芳亭泌陽合文蓮七人詩稱爲吳中
七子流傳日本大學頭默真迦見而心折附番舶上書
於沈尚書又每人各寄相憶詩一首一時傳爲藝林盛
事乾隆十八年癸酉鄉試中式十九年甲戌成進士歸
班侯選秦尚書蕙田延先生修五禮通考明年游山左
歸陸太夫人病逝哭泣盡禮兩淮鹽運使盧見曾聘先
生課其子及孫與程編修午橋馬同知曰琯翁徵君曰
璐汪邵曹棣張貢生四科爲文酒之會二十二年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

一一

高宗純皇帝南巡獻賦行在

欽定一等第一授內閣中書是歲仍留揚州盧運使屬
撰紅橋小志以記篠園平山堂亭榭花木之勝明年入
都供職溧陽南沙蔣林三公皆以國士待之二十二年
授刑部山東司主事充方畧館收掌官三十一年授刑
部浙江司員外三十二年陞刑部江西司郎中三十三年
兩淮運使提行事發先生與趙文哲坐言語不密罷
職時緬甸未靖

詔以伊犁將軍文成公阿桂爲兵部尚書定邊右副將

軍總督雲南貴州文成文勤公阿克敦子也文勤爲先生殿試讀卷師是以知先生學問經濟請以從

詔許之三十四年文成出萬仞關任騰越頃之得

旨命大學士忠勇公傅恒爲經畧緬甸傅恒乞降經畧屬先生草檄諭懾馭允其降三十六年文成罷用理藩院尙書溫福代之奏留先生佐籌善後事會四川小金川土司澤旺之子僧格桑指沃日呪詛發兵佔其地又侵據明正土司濃等寨而金川應襲土司索諾木亦併革什咱殺其土司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

三

上命溫福移師赴四川奏請以先生行奉

旨賞給主事隨往四川軍營辦事旋授吏部考功司主事僧格桑遣人訴沃日詛害狀先生作檄斥其罪

大兵進討克斑爛山破斯當安進攻日耳寨三十七年

參贊大臣五岱與溫福許訟

詔罷五岱

命文成往北山木雅斯底代統其衆先生從文成督兵

緣山而下築卡斷賊路時南路總督桂林統兵次達烏人不能克乃以兵三千遣參將薛綜從墨壘溝經郭府

山出賊後爲夾攻之策既行大雨雪兵無繼者金川賊由格六古來接綜援絕糧盡全軍皆沒

上削桂林職趣文成督南路兵文成奏請以先生從先生因兵至達烏久不攻戰賊必無備乃建策潛師襲之於十一月四日子刻潛師渡溪遂據達烏翁古爾壟之賊亦震駭無守志破其柵克美諾僧格桑遁入金川先是文成奏先生係獨子母年七十餘深明大義曷以殫心軍事今從軍已五年矣量加拔擢至是得旨以吏部員外郎陞用

大兵進討金川議分三路溫福與參贊哈國興由空喀文成與參贊明亮由當噶兵部尙書果毅公豐昇額與參贊舒常往綽斯甲由日傍俄城未幾哈國興病沒奉旨以海蘭察代之三十八年從師由美諾進發次當噶山攻克西山峰又克兩大礮而將軍溫福自空喀移兵木果木攻戰失利賊煽小金川人盡反其地先侵登達占固提督董天弼赴水死遂分寇登春八卦礮海蘭察奪隘出兵潰溫福死焉六月十日也金川既得美諾率衆犯當噶參將劉輝祖率一百四十餘人戰拒自亥至

寅殺賊二百人而領隊大臣奎林於色木則隘口拒賊日十餘接賊死者甚衆畏當噶兵乞降文成知當噶不可守姑從其請徹師至翁古壟奏沃日乃進討大路請往視師乃西行是時晨夕得警報而

詔旨詢問無虛日先生馳馬日行四五百里夜草奏治文書行徹夜不寢十一月八日

大兵至大板昭僧格桑復竄入金川八日而小金川悉平三十九年分兵三路合攻先生從師自美諾啟行抵谷噶四月刑部侍郎袁守侗按事入川

詔令赴軍營視狀知軍贖皆先生一人經畫回京具奏上嘉之有

旨垂問文成覆奏得

旨擢吏部郎中四十五年五月克遜克爾宗奉

旨補吏部文選司郎中八月克勒烏圍賊巢十二月克

則朗噶克下壓雍中喇嘛寺取之金川賊索諾木之母

阿倉及姑阿青時在河西路斷不能歸來降於是移大

營於噶喇依即刮四十二年三路兵合攻索諾木兄蒞

羅奔岡達克索諾木明楚克等相繼投出二月合攻益

急索諾木率其兄夾爾瓦沃雜爾第斯丹巴妻巴底土
妹得什安木楚及大頭人丹巴訛雜爾等二千餘人齎
印出降僧格桑已病死并以首獻兩金川蕩平先生從
征九年雖羽書旁午然磨盾之暇馬上吟咏穹廬誦讀
無一日廢也凱旋至良鄉營善有幾熱善也

駕幸黃新莊郊勞用戎服行禮四月二十九日

上遣皇子獻俘

太廟五月朔御午門受俘訊於瀛臺以逆首兄弟罪在不赦磔死縣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

六

首藁街是日

幸紫光閣

賜宴作四齋之樂宴畢

賜白金緞匹朝珠荷包奉

旨吏部郎中王昶久在軍營著有勞績著陞授鴻臚寺

卿賞戴花翎在軍機處行走

命纂金川方略充總修官尋擢通政使司副使四十二

年三月擢大理寺卿四十三年

上因大清一統志成於雍正四年至乾隆二十三年平

定準噶爾回部拓地二萬餘里及府州縣增置改析者
多去稟以呈是先是九年補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命重修充總修官四十四年補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又有奏奉

旨授河南布政使戶部尚書梁公國治言先生在軍機
久多聞舊事請畱內用

止允其奏四十五年隨
駕南巡
變興次嘉興有

旨授江西按察使旋丁內艱回籍治喪能盡古喪禮奉
諱家居時建宗祠置家塾以教族人子弟服闋補授直
隸按察使未抵任改授西安按察使四十九年甘肅固
原屬鹽茶廳回人田五阿渾倡復新教糾眾攻破西安
州阿渾者回語通經教主之稱也總督李侍堯提督剛
塔具奏奉

旨以西安州距陝西長武六趾恐回匪竄入
命往禦乃至長武長武有都司一員兵一百二十名提
督調去存三十名又益以宜君兵五十名合參將孫受

兵四十二名。共一百二十名。而長武之通甘肅者有七
路。各以兵役數人守之。未幾。田五自戕死。餘黨張文慶
等走會寧。提督又調孫愛兵去。長武勢益弱。賊又走安
定之官川。其地乃前回匪馬明心所居。回匪盤聚於此。
賊勢甚張。乃借兵於總兵三德。得兵三百。令通判黃秉
哲率領。以來。椎牛享之。分撥城內外。聲勢稍壯。民心乃
安。時副都統明善。參將孫愛。以滿漢兵一千七百入駐
高廟山。擊賊失利。二人沒於陣。賊勢大熾。距長武不及
三百里。先生乃試炮巡城。爲防禦計。數堞分人。籍城外
民強壯者。識其名。如有急。入城協守。凡刀矛炮石燈燭
油米。悉具無缺。民恃以不恐。邵乾永壽。皆鑿塹填門。而
長武樵採。往來自若也。賊知有備。不敢犯。與石峰回匪
合兵據隘以守。

上命大學士阿桂。戶部尙書福康安。領侍衛內大臣都
統海蘭察。領原兵。從山西來。工部尙書復興。領兵。從河
南來。將軍莽古齎。統寧夏兵一千。阿拉善王旺親班。巴
爾。統蒙古兵一千五百。皆會隆德。賊首馬文燾率衆降。
而總兵三德。調赴甘肅。敷倫泰代之。會敷倫泰亦調往。

甘肅以太原總兵富敏泰統兵先生恐其未習地利遂
出長武從隴州至長寧見富敏泰告以要險形勢及攻
戰之策復歸長武諸軍攻剿斷賊水道賊勢蹙欲突圍
出海蘭察率兵邀截殪無算於是阿渾張文慶李可魁
馬四娃等皆就擒餘黨悉平是役也用兵陝西緣營駐
防五千名之外調山西兵二千京兵二千絡繹過長武
需車輛馬騾約以萬計而銀錢火藥鎗炮軍裝駝載者
又以萬計先生不攜胥吏不藉賓僚草檄飛書無一舛
誤奏上有

旨嘉許五十一年河南伊陽縣民秦某等三十餘人戕
知縣孫岳灝逸去巡撫畢沅搜捕不獲因奏言伊陽接
壤湖陝恐由熊耳諸山遁入商洛得兼啟軍裝魏蕭
旨派往督緝乃赴商州檄州同李景蓮邏緝奉旨
旨授雲南布政使仍令督捕事竣入都只刻西錄營
陛見未幾景蓮等獲秦某解京師卽軍
命入京

陛見時奏肝氣不調精神疲憊請改京職

溫旨不許乃之任五十三年調江西布政使五十四年

奉

旨授刑部侍郎五十五年隨

駕東巡回鑾至青縣

上命與兵部尚書慶柱往江南同鞫高郵州典史陳倚

道揭州書吏假印重徵事定讞回京又

命同兵部侍郎吉慶馳驛鞫湖南湘鄉縣民童高門控

書吏收漕折色案事竣又

命審湖北應城縣科派斂錢事發摺起行又得

旨鞫江陵縣趙學三控書吏何良弼修方家淵堤工偷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

十

減土方訊畢又

命訊湖南永明縣賄買武童及長沙勒買常平倉穀二

案分別定擬奏聞奉

旨允行是年

純皇帝入旬萬壽

恩詔晉封三代皆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先生暨鄒

夫人亦封一品勅方家淵堤工時按冊丈量無偷減情

跡其殘損處應賠補者屬知府張方理任之回至荊州

方家淵堤工尙未修補乃具奏方理草率捏飾落其職

五十七年隨

駕幸五臺八月充順天鄉試主考官有貴介子攢斥忤當軸旨遂乞假南歸有終焉之志矣一日

上召見大臣詢王昶何以不來輦下諸公飛札告知乃剋日就道時屆隆冬跋涉二千里精神疲茶動履盤跚名見時

上鑒其老病以原品休致傳

諭歲暮苦寒宜煖春融回籍先生以文學受通鑒輯覽純皇帝特達之知所以開續三通館方畧館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

十一

皆預纂修之役己卯庚辰壬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辛巳癸未充會試同考官及壬子壬子試順天所得皆知名士在京師時與朱笥河先生互主騷壇門人著錄者數百人有南王北朱之稱歸田後往來吳門賓從益盛與王西泚錢竹汀兩先生艤舟白公堤下朋簪雜遝詩酒飛騰望之者若神仙然六十年乙卯先生年七十二

純皇帝以明年歸政舉行千叟宴

詔中外臣工逾七十者皆入宴遂詣

闕

召見時詢問舊事及江浙年歲豐稔狀奏對稱

旨嘉慶元年正月初四日行千叟宴禮於

甯壽宮宴畢

賜玉如意柎木鳩杖綢緞裝錦大琕筆墨等十六件獻

詩六章奉

旨刻入燕集中二十一日

陛辭出都主婁東書院講席嘉慶四年正月

太上皇帝升遐入都哭臨三月初一日

召見詢問歷官始末及外省吏治民情輿川楚寇盜未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

平之故奏對畢又

諭凡有欲言可繕寫密封以進明日詣

觀德殿前敬謁

梓宮遂陳數事

上命留覽四月十三日百日期滿具奏回籍先生以辛

酉年補博士弟子至嘉慶六年辛酉六十年矣江蘇學

政錢樾松江府知府趙宜喜請重遊泮宮率新弟子祇

謁文廟行釋奠禮宴於曲水園時阮侍郎元為浙江巡

撫請主敷文書院主講席者三年卒於家年八十有三

先生天資過人。於學無所不窺。尤邃於易。詩宗杜少陵。玉溪生而參以韓柳。古文則以韓柳之筆。發服鄭之蘊。功業文章。炳著當代。求之古人中。亦豈易得者哉。生平著述甚富。春融堂詩文集六十八卷。金石粹編一百六十卷。明詞綜十二卷。

國朝詞綜四十八卷。湖海詩傳四十六卷。續修西湖志。青浦縣志。太倉州志。陝西舊案成編。雲南銅政全書。皆刊行於世。其未刊行者。則滇行目錄三卷。征緬紀聞三卷。蜀徼紀聞四卷。屬車雜志二卷。豫章行程記一卷。商

洛行程記一卷。重游滇詒紀程一卷。雪鴻再錄二卷。使楚叢談一卷。臺懷隨筆一卷。青浦詩傳三十六卷。天下書院志十卷。其未成書者。則羣經揭櫫。五代史注。揭櫫取周禮職金注。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揭櫫之意。蓋以漢學爲表識。而專攻毀漢學者。皆藏於家。藩從先生游。垂三十年。論學談藝。多蒙鑒許。後先生因袁大令。枚以詩鳴江浙間。從游者若鶩。若蟻。乃痛詆簡齋。隱然樹敵。比之輕清。魔提唱風雅。以三唐爲宗。而江浙李赤者。流以至吏胥之子。負販之人。能用韻不失粘者。皆在門

下嘉慶四年。藩從京師南還。至武林。謁先生於萬松書院。從容言曰。明時湛甘泉。富商大賈多從之講學。識者非之。今先生以五七言詩。爭立門戶。而門下士皆不通經史。猶知文義者。一經盼節。自命通儒。何補於人心學術哉。且昔年先生謂笥河師太邱道廣。藩謂今日殆有甚焉。默然不答。是時依草附木之輩。聞早言大怒。造謗語。搆怨。幾削著錄之籍。然而藩終不忍背師立異也。先生弟子中。以經術稱者三人。開化戴君敦元。字金溪。乾隆癸卯舉人。庚戌中式進士。癸丑殿試。授庶吉士。今官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

十四

刑部郎中。會稽王君紹蘭。字晚馨。癸丑進士。官至福建按察使。二君博通經傳。爲當代聞人。袁上舍廷禱。字又愷。一字壽階。吳縣人也。明六俊之後。爲吳下望族。饒於資。築小園於楓江。有水石之勝。又得先世所藏五硯。爲樓弄之。蓄書萬卷。皆宋槧。元刻。祕笈精抄。以及法書名畫。金石碑版。貯於五硯樓中。又得洞庭山徐尚書健庵畱植於金氏聽濤閣下之紅蕙種之階前。名之室曰紅蕙山房。遇春秋佳日。招雲間汪布衣墨莊。胡上舍元謹。同邑鈕布衣非石。顧秀才千里。戈上舍小蓮。爲文酒之

曾時錢竹汀先生王紫陽講席王西泚先生段大令懋
堂三寓公亦時相過從袁大令枚王蘭泉先生往來吳
下皆主其家於是四方名流莫不拏舟過訪詩酒流連
應接不暇壽階性好讀書不治生產且喜揮霍急人之
難坐是中落乃奔走江浙間歲無虛日矣後江觀察頡
雲延之康山賓館頡雲為俗僧小石構精舍於浙之西
溪屬壽階董其事冒暑熱徒步山中得痢下疾死於家
年四十有七藩與壽階少同里閨後攜家邗上壽階館
於康山蹤跡最密談論經史有水乳之合壽階無書不

窺精於讎校邃深小學其論大誥叙將黜殷命云今尙
書諸本皆無命字詩幽譜正義引此則有命字案微子
之命叙及周官叙皆云既黜殷命則此必曰將黜殷命
二叙相應且此叙正義云黜退殷君武庚之命又云獨
言黜殷命者又云且顧微子之命叙故特言黜殷命也
據此則正義本實有命字近見錢少詹唐石經攷異云
將黜殷命下本有命字後摩改因取舊藏石經檢視作字
之旁猶畱命字右偏之波磔誥字既移第二行之末矣
而第三行之首猶有摩未盡之誥字具存此摩改之明

證也。其論說文解字，鞠以秋華，曰以秋華者，謂此爲月令有黃華之鞠字，以別於鞠之爲治牆菊之爲大菊蘧麥也。旁司馬相如說淮南宋蔡舞，旁喻也。曰淮南宋蔡舞，旁喻，七言句也。蓋凡將篇之一句，李善引凡將曰：黃閨織美，宜製禪。歐陽詢引凡將曰：鐘磬竽笙筑坎侯，皆七言也。麋麋牝者，曰宋本作牡，與爾雅合。上文曰：麋牝麋，則麋不當云牝矣。液，盡也。曰盡當作儘，皿部。儘，氣液也。小徐本玉篇廣韻，竝作律者，假借通用字。今毛本作盡，誤也。布古文亥爲豕，與豕同。曰汲古閣初印本篆文

如此各本皆同說解，當云古文亥爲豕，姍，豕故字，與豕同。轉寫譌脫耳。字與豕同者，古文豕亦作而見九篇豕部。此已亥與三豕之所由誤也。所謂誤者，已與三字之誤耳。亥豕古文本同字，讀書者當依文義讀之。今本刻改豕體作豕，則叔重云與豕同者，何解乎？著書甚多，皆未編輯。其子椎魯，不能讀父書，所有稿本散失無存矣。今記藩之所聞者，畧書數語，以見梗槩。云非石名樹玉，吳縣人家洞庭山，隱於賈，無書不讀，亦深小學。著有說文解字校錄三十卷，說文新附考七卷，詩文清峭。

拔俗亦當代之畸士焉

朱笥河先生

先生諱筠字竹君一字美叔號笥河其先家浙之蕭山曾祖必名始居京師遂爲大興人祖登俊湖南長陽四川琪縣知縣後官中書科中書父文炳大興諸生官陝西盩厔縣知縣先生年十三通七經十五作詩文才氣浩瀚老宿見之咋舌與弟文正公珪讀書同臥起手鈔默誦雞鳴不已弟兄同入泮宮學使呂熾試以鵬翼搏風歌奇其才爲之延譽京兆尹武進蔣炳邀劉文定公

國朝漢學節本紀卷四

十七

綸程文恭公景伊錢文敏公維城莊侍郎存與及其弟學士培因設筵招先生及文正公飲試以崑田雙玉歌詩成諸公歎賞不絕於是京師有競爽之目年二十五乾隆癸酉中式舉人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丁丑散館授編修充方畧館纂修官辛巳充會試同考官旋丁外艱哀毀骨立先生本無宦情服闋後欲徧游天下名山已乞假矣

上召見文正詢家事曰編修無定額汝兄當補官不似汝需缺也文正告之翰林院取假呈歸曰兄實無疾恐

上再詰問不敢欺罔強爲第起先生不答旣而輾然曰
汝敗我清興矣是年授贊善明年大考翰詹

御試二等擢翰林院侍讀學士充

日講起居注官戊子科順天鄉試同考三十四年

欽派協辦內閣學士批本專充己丑會試同考官庚寅
奉

命爲福建鄉試正考官克辛卯會試同考官是秋奉

命視學安徽以古學教士子重刻許氏說文解字而爲
之叙叙曰漢汝南名陵許君慎范蔚宗儒林傳不詳惟

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涑長卒
於家作說文解字十四篇本書名陵萬歲里公棨許冲
上書言先帝詔侍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臣父故大
尉南閣祭酒慎本從逵受古學博問通人考之於逵作
說文解字凡十五卷慎前以詔書校書東觀教小黃門
孟生李熹等以文字未定未奏上今病遣臣齎詣闕建
光元年九月己亥朔二十日戊午上徐錯曰建光元年
安帝之十五年歲在辛酉也按賈逵傳肅宗建初元年
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八年詔諸儒各選高

才生受左傳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據此知許君校書東觀教小黃門等當在章帝之建初八年歲在癸未也本書許君自叙言粵在永元困敦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申次列微辭徐鍇曰和帝永元十二年歲在庚子也按逵傳逵以永元八年自左中郎將復爲侍中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祕書近署據此知許君本從逵受學其考之於逵作此書正當逵爲侍中之後四年其後二十一年當安帝之建光元年歲在辛酉君病在家

書成乃令子冲上之也其始末畧可考見如此夫許君之爲書也一曰世人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一曰諸生競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爲倉頡時書一曰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恐巧說衰辭使學者疑於是依據宣王大史籀大象十五篇丞相李斯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爰歷篇大史令胡毋敬博學篇黃門侍郎楊雄訓纂篇諸書又襍采孔子楚莊王左氏韓非淮南王司馬相如董仲野京房衛宏數十家之說然後成之又曰必遵舊文而不穿鑿又

曰非其不知而不問蓋其發揮六書之指使百歲之下猶可以窺見三古制作之意者固若日月之麗天江河之由地其或文奧言微不盡可解亦必明者之有所述師者之有所授後學小生區聞陬見不得而妄議已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陳其大要約有四端一曰部分之屬而不可亂叙曰其建首也立一爲端據形聯系引而申之以究萬原畢終於亥是以徐鍇作繫傳有部叙二卷本易叙卦傳爲之推原偏旁所以相次之故使五百四十部一字不紊今起東旣疑韻書而此類又從字

體便於檢討實昧聲形自李燾之五音韻譜作而部分紛然自亂其例矣一曰字體之精而不可易夫篆本異文而今同一首者奉奏春秦泰是也篆本同文而今異所从者馭從廷徒是也賊之从戈則聲而改从戎賴之从貝刺聲而改从負半譌也驛之爲壺壺之爲壺閔之爲曲齋之爲爵全譌也以氣化之氣當乞而氣率之氣遂當乞於是有俗餽字以萎餉之萎當餽而餽餽之餽當萎於是有俗餽字此因一字以譌數字者也匄已从勺而又从肉州已从川而又从水旣重其類墜从土而

又土蜀从虫而加虫又重其从此并二字以譌一字者也。从者失从滋者不滋自隸一變之楷再變之而字體莫之辨識矣。一曰音聲之原可以知農之从農。凶聲玉篇凶窗同。考工記匠人四旁兩夾窗窗一音恩。徐鍇以爲當从凶乃得聲非也。移之从禾多聲古音弋多反。楚辭天聖人者不疑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泥其泥而揚其波。徐鍇以爲多與移聲不相近非也。能之足似鹿从肉乙聲古音奴來奴代反。詩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人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徐鉉等以爲乙非聲疑象形非也。摘之从手啻聲陟革反去聲則陟寘反啻與商同文摘與適同聲詩勿予禍適稼穡匪懈。徐鉉等以爲當从適省乃得聲非也。此音聲之可據者也。一曰訓詁之遺可以補易其牛翬翬一角仰也。爾雅皆踊翬郭注今豎角牛也。書西伯既戒黎亦从戈今聲殺也不當作戡戡刺也。詩深則劓劓从水从石履石渡水也在彼洪厲蒙梁而言亦此訓也。得此醜醜亦爲醜醜醜詹諸縞衣縹巾縹从糸卑聲未嫁女所服處子也。周禮兆五帝於四郊兆畔也爲四時界祭

其中也。春秋傳修涂梁潞。潞，荊州浸也。職方氏：豫州其浸波潞。鄭注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潞，則潞宜屬荊州。在此非也。闕碧之甲，碧，水邊石也。論語：小人窮斯嫗矣。嫗，从女，監聲，過嫗也。孟子：咄咄猶沓沓，咄咄多言也。沓，語多沓沓也。所謂言則非先王之道也。爾雅：西至汜，國謂四極，汜從水入聲，西極之水也。廣韻：汜，府巾切。西方極遠之國。又普八切。西極水名也。不當作邠。邠，周大王國也。此訓詁之可據者也。部以屬之，體以別之，音以審之，訓以絜之，文字之事，加諸蔑矣。後之非毀許君者。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

一一二

或摘其一文，或泥其一說，歷代以來，不量與撼，要無足論。惟近日顧氏炎武，修紹絕業，學者所宗，而於是書亦有不盡然之言。竊恐瞽說附聲，信近疑遠，是不可以不辨。今如所舉：秦从禾以地宜禾，宋从木爲居，薛从辛爲臯，威爲姑也，爲女陰，毆爲擊聲，困爲故廬，普爲日無色，貉之言惡犬之字如畫狗，有曰不宜有囊爲解衣耕弔，爲人持弓會毆禽辱爲失耕時，與爲束縛，摔批罰爲持刀，罵詈勞爲火燒門宰爲臯，人在屋下執事，眞爲十六日月始虧，刑爲刀守井，凡此諸說，皆始造文字，取用有

故必非許君之所創作。書契代遠，難以強說。復不當刪。是以觀象闕文之訓，明著於叙，豈得以勦說穿鑿橫暴先儒乎。至若江別汜，涸鳥殊擊，已述救各引載，旆爲坂。當時孔壁古文未亡，齊魯韓三家之詩，具在。衆音襍陳，殊形備視，豈容廢百舉一去都卽鄙耶。又言別指一字以鐳當劉，以曳當出，以綽當免，此說亦非。按本書之例，从某者有其部也。某聲者有其字也。劉之从水，劉聲，紬之从絲，由聲，勉之從力，勉聲，具著於篇，乃知書闕有間，傳寫者之過，謂別指一字以當之者，謬矣。記曰：今人與

居。古人與稽居不當爲法。古乎，易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用不當爲卜。中平，費誓之費，改爲柴，訓爲惡米。按陸德明經典釋文：曾子問注，作柴誓，柴音祕。鄭君謚也。童爲男有鼻，按易喪其童僕，作童。至僮之字，國語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韋昭注：僮，僮蒙不達也。史記樂書：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木書叙尉律：學僮十七已上，亦同。當知僮子之僮，从人，鼻，人爲奴者，正作童也。訓參爲商星，乃連大書讀參商星也。卽如水部：河水出焯煌塞外，泐澤在昆侖下之例。明參與商同爲星，非參商亦不知。

也其引齊之郭氏及樂浪事古人往往隨事博徵不拘
拘一說也至援莽傳及讖記以劉之字爲𠄎金刀謂許
君脫其文按劉之字从刀从金𠄎聲𠄎古酉𠄎非𠄎也
讖記不可以正六書後漢書光武紀論王莽以錢文有
金刀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爲白水真人於篆貨或近
真人泉豈得爲白水耶五行志獻帝初僮謠曰千里草
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以千里草爲董十日卜爲卓按
重字从王東聲非千里草早字爲日在甲上非十日卜
又可據以爲證乎又援魏太和初公卿奏於文文武爲

斌古未嘗無斌字按彬从彡从林爲文質備文武之字
經典闕如不知所从無以下筆徐鉉列之俗書是也又
可據魏以疑漢乎凡顧氏所說皆不足以爲許君病輒
附䟽之用詔學者時

上詔求遺書先生上言伏見

皇上稽古右文勤求墳典請訪天下遺書以廣藝文之
闕而前明永樂大典中古書有僅存宜選擇寫入於著
錄又請立校書之官參考得失併令各州縣所有鐘鼎
碑碣悉拓進呈俾資甄錄奏入

上嘉之下軍機大臣議行乃

命纂輯四庫全書於永樂大典中採輯逸書五百餘部次第刊布流傳海內實先生啟之也又奏請做漢熹平唐開成故事擇儒臣校正十三經文字勒石太學奉旨候朕緩緩酌辦其秋以某生欠考事部議甚嚴得

旨朱筠學問尙優加恩授編修在四庫全書處行走又命總辦日昃舊聞纂修事是時金壇掌院爲總裁又直軍機凡館書稿本披覈辨析苦往復之煩欲先生就見而先生執翰林故事總裁纂修相見於館無往見禮先

生友某公強先生見之先生持論侃直不稍下金壇憾之間爲

上言朱筠纂修不勤

上曰命蔣賜棨趣之而不之罪焉己亥八月

特旨命先生督學福建至閩以經學六書訓士口講指畫無倦容有某生爲攝令某坐以殺人鍛鍊成獄發其奸雪某生寃閩中士人至今稱道之任滿回京卒於家年五十有二先生博聞宏覽於學無所不通說經宗漢儒不取宋元諸家之說十七史涑水通鑿諸書皆考其

是非證其同異。汎濫諸子百家。而不爲異說所惑。古文以班馬爲法。而參以韓蘇。詩歌出入唐宋。不名一家。先生之學。可謂地負海涵。淵渟嶽峙矣。先生性愛山水。探黃山武穹之勝。峭壁巉巖。不通樵徑。攀藤附葛。必登其巔。題名鑄石而下。性又喜飲。至連舉數十觥。不亂拇戰。分曹雜以諧笑。每酒酣耳熱。時議論天下事。自比李元禮。范孟博。激揚清濁。分別邪正。慷慨激昂。聞者悚然。屢主文柄。搜羅英俊。如大理寺卿陸錫熊。吏部主事程晉芳。禮部郎中任大椿。皆所取士也。戴編修震。汪明經中。皆兀傲不羣。好雌黃人物。在先生幕中。獨於先生無間言。陽湖孫觀察星衍爲諸生時。以不見先生爲恨。屬同邑洪君稚存爲紹。願遙執弟子禮。天下士仰慕丰采。望風景附。有如此。先生提唱風雅。振拔單寒。雖後生小子。一善行。及詩文之可喜者。爲人稱道不絕口。飢者食之。寒者衣之。有廣厦千間之槩。是以天下才人學士。從之者如歸市。所居之室。名曰椒花吟舫。亂草不除。雜花滿徑。聚書數萬卷。碑版文字千卷。終年吟嘯其中。足不詣權貴門。惟與好友及門弟子。考古講學。醜酒盡醉而已。

藩年十六。卽受知於先生。每酒闌燈地時。嘗謂藩曰。吾儕當以樂死。功名利鈍。何足介意哉。先生之襟期磊落。蕭然遠矣。子二。長錫。卣。府學生。次錫。庚。字少白。乾隆戊申科舉人。候選直隸州。緣事罷官。讀書好古。精於左氏春秋。能世其學。弟子以通經著者。與此任大椿。龍溪李威陽。胡洪亮。吉孫星衍。偃師武億。全椒吳鼐。李威。字畏吾。深於六書之學。著有說文解字定本十五卷。戊戌進士。今官廣東廉州府知府。孫星衍。字伯淵。讀書破萬卷。訓詁輿地。及陰陽五行之學。靡不貫串。乾隆丙午舉人。

丁未以第二人及第。今官山東糧道。吳鼐。字山尊。淹通經史。凡學術之異。同論說之是非。一見卽能分黑白。辨昭聾也。乾隆壬子舉人。嘉慶己未進士。今官翰林院侍讀學士。任君大椿別見。

武億

武億。字虛谷。先世由懷慶軍籍遷偃師。父紹周。雍正癸卯進士。官至吏部郎中。少喜讀書。年十七喪父。十九母孟生母郭皆逝。時伊洛溢廬舍毀圮。架蓆處洿泥中。誦讀不輟。斯朽木焚火以禦寒。斧傷指及足。流血殷地。終

不廢讀也。年二十二入學。乾隆庚寅舉鄉試。庚子會試中式。

賜同進士出身。以知縣用。辛亥。選山東博山縣。訟無留。贖禱雨卽降。有人賄以二千金者。曰。汝不聞雷聲乎。我懼雷擊我也。暇日。名耆老問土俗利病。革除民供煤炭。及饋里馬草豆諸稅。政博山民煮糯米汁爲土玻璃。作釵珥瓶盞燈毬鬻於市。及婦孺嬉戲之物。不足以供玩好之式。乾隆中葉。有好事者。爲山東巡撫。取以入土貢。遂爲例。每歲按額徵之。民苦其擾。乃爲民請於大

吏力白其害。遂不入。

貢。翔范泉書院。立程課。教諸生。親往講學。勵以讀書立品爲善士。君承笥河先生之學。痛訊二氏。乃檄合邑僧尼。至署。諭以佛爲異端。害人心。壞風俗。演傳奕韓愈之言。反覆譬喻。僧尼雖不解其說。然感其誠。皆蓄髮還俗。於是入其境者。第聞絃歌之聲。不聞梵唄之音矣。乾隆壬子。大學士和珅兼步軍統領。聞妄人言山東反賊王倫未死。密遣番役四出蹤跡之。於是副頭自杜成德曹君錫等十一人。橫行州縣。至博山。宿逆旅。飲博。手持鐵

尺指揮如意莫敢誰何君率役往收之成德等持器械距捕役不敢前君手撲之仆縛以歸成德尚倔強不服出牌擲於堂上瞋目大呼曰吾等奉提督府牌緝要犯汝何官敢問我邪立而不跪命役撻其脛始伏地乃杖之曰牌役二名此十一人爲誰且牌文明言所至報有司協緝汝來三日不謁見是不奉法吾通揭汝等騷擾狀奈我何成德等始懼咸叩首求去其事喧傳省中小人皆謂武鹵莽禍叵測將累上官時山東巡撫吉慶畏勢鬪茸聞此言卽發員絡繹於道訪問虛實有府佐劉

大經者與君不相能駕說於大府前吉慶以濫責無罪直書其事劾之和坤笑曰是暴吾役之不謹而陰爲武令地也封還其疏吉慶望風承旨易以任性行杖空言入奏報罷縣民聞命去扶老攜幼數千人走省中見大府叩首乞畱我好官吉慶曰歸無諱還汝好知縣吉慶知不容於輿論而忸於權勢將入

覲乃挈君至都下爲謀捐復和坤總吏部事駁之其事遂寢乃請主東昌啟文書院講席以塞衆口也後故人秀水王復爲偃師令遂歸與復商權政事暇時考校古

書相得甚歡不復作出山之計嘉慶四年

天子親政和珅伏辜

詔各舉所知廢員可起用者有以博山事聞

敕吏部將原任山東博山縣知縣武億行文豫省巡撫

咨部引見並將革職原案查奏十一月二十九日事也

而君先一月死矣得年五十有五君生而狀貌魁梧有

兼人之力兼人之量生平深於經史七經注疏三史諫

水通鑿皆能闡誦所注書有經讀考異義證偃師金石

記校定五經異義駁異義補遺箴膏肓起廢疾發墨守

鄭志等書與童君二樹名鉅者同修偃師縣志童君好
收藏碑版君考訂秦漢以來金石文字童君服其精審
於是酷嗜翠墨游歷所至如嵩山泰岱遇有石刻捫苔
剔蘚盡心摸拓或不能施氈椎者必手錄一本偃師杏
園莊去所居四十餘里民家掘井得晉劉韜墓誌長二
尺有餘重幾百斤君肩之以歸性善哭館笥河師家除
夕師謂君曰客中度歲何以破岑寂君曰但求醉飽而
已乃遺以二彘肩一雞一鶩蒙古酒一斗及湯餅飢飢
諸物君閉戶恣啖食盡酒傾至晚師曰醉飽矣更有他

求乎對曰哭師亦曰哭乃放聲大慟比鄰驚問笥河師大笑而去庚子年陽湖洪亮吉稚存黃景仁仲則流寓日下貧不能歸偕飲於天橋酒樓遇君招之入席盡數盞後忽左右顧盼哭聲大作樓中飲酒者駭而散去藩嘗叩之曰何爲如此曰予幸叨一第而稚存仲則寥落不偶一動念不覺涕泣隨之矣藩戲之曰君乃今日之唐衢也藩與君交垂二十年核君行事不愧循吏古人云以經術飾吏事不通經術而能爲循吏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洪亮吉張惠言

臧 珩

洪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先世居歙縣祖公案贅於武進趙氏至君籍陽湖生六歲而孤依外家讀書穎悟異常兒晚自塾歸母氏篝燈課讀機聲軋軋與書聲相聞不斷年十八祖妣趙及祖相繼下世君承重水漿不入口杖而後起二十四歲入學爲附生與同邑黃秀才景仁爲詩歌相唱和有時譽人目爲洪黃後謁安徽學使笥河先生受業爲弟子先生延之校文時幕下士多通儒戴編修震邵學士晉涵王觀察念孫汪明經中皆通

古義乃立志窮經家居與孫君星衍相觀摩學益進時人又目爲絲洪乾隆二十九年甲午科中本省鄉試副榜四十一年母猝病卒時在浙江學使王文瑞公杰幕中得病耗馳歸里門有以死告者大慟失足落水遇汲者救甦旣以不得視含斂爲終天之恨遂絕粒或喻以毀不滅性始啜粥居苦枕由不入內不飲酒食肉里中稱爲孝子四十五年庚子科中式順天舉人五十五年庚戌石韞玉榜以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充

國史館纂修官明年又充石經收掌詳覆官藩是時館

總裁王文端公第君手定條例屬藩呈之公是其說彭文勤主其事以爲不然文端不能與之爭也後文勤自作凡例文端命藩勘定駁其秕謬者數十條文勤大怒謂藩與君互相標榜嗟乎直道之不行也久矣五十七年壬子科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卽拜貴州學政之命黔省僻遠無書籍爲購經史通典文選諸書置各府書院黔人爭知好古君之教也奏陳灝禮記注乃臆說空言絕無師法宜易鄭元注以試士格於部議不行嘉慶元年充

咸安宮總裁在

上書房行走三年正月大考翰詹時教匪充斥題爲懲邪教疏君指陳時事直書無隱又在師友前論時事扼腕歎息皆以爲狂君知不容於時適弟藹吉卒於家以古人有期功去官者乃引疾歸

今上親政修

歷王又朱文正公珪薦君復赴都與修

高宗純皇帝實錄朱文正公珪薦君復赴都與修實錄教習庶吉士與同館議論不合將乞假歸矣念今上大開言路而陳奏者皆無經國之計身居翰林又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

三十三

無奏事之責因陳時政數千言謂故福郡王所過繁費州縣供億致虛藏帑故相和珅擅權時達官清選或執贄門下或屈膝求擢羅列中外官罔上負國者四十餘人作書上成親王及朱文正劉相國權之進呈

御覽有

旨革職審擬對簿時詞色不撓王大臣等擬以大不敬律置重辟有

旨減死發伊犁武進趙君懷玉入詔獄慰之君曰昨日念念在西市今日念念在玉門關矣次日趙君送至廣

甯門外握手黯然而君神氣自若將抵戍所某將軍妄測

聖意奏請俟君至斃以法先發後聞有

旨申飭不行五年四月京師亢旱

上因久不雨減釋軍流不雨朱文正奏稱安南黎氏二臣忠於其主而久繫獄中請釋之又

上乃念君以直言獲罪立

予釋回是日甘霖大沛

御製得雨詩紀其事又

製導言納諫論言亮吉原書無違礙之句有愛君之誠實足啟沃朕心并將其書裝潢成卷常置座右以作良規以勸言事者毋因亮吉獲咎銜口不敢復言君以六年歸里雖蒙編管而江左名流過君講學問字者無虛日十二年常州早有司勦不成災飢民剝樹皮以食君請當事率紳士捐資賑濟所活饑民數十萬邑人至今稱頌不衰十四年五月十二日以疾終得年六十有四君性伉直疾惡如仇自謂不能容物生平好學嘗舉荀子語爲人戒有暇日所以窮日著書老而不卷深嫉浮

屠氏之說詩文中未嘗用彼教語撰著行於世者左傳
詁二十卷公羊穀梁古義二卷漢魏音四卷比雅十二
卷六書轉注錄八卷弟子職箋釋一卷補三國晉書地
理志十六國疆域記乾隆府廳州縣志詩文集若干卷
君在畢尚書沆幕中最久預修宋元資治通鑒修陝西
河南各州縣志是以深於史學而尤精地理沿革所在
嘉慶四年藩遇君於宣城論說文解字五龍六甲之說
及冕旒字不合君出示所作古文藩又指摘其用事譌
舛君斷斷強辯藩曰君如梁武之護前矣君愠見於色

因藩談次偶及輿縣君云在江都藩據文選注赤岸山
之證當在六合藩又謂太平寰宇記鄧艾石龍城白水
陂事不見於史而已並未言無此事也君忽寓書於藩
謂輿縣實在江都而鄧艾事樂史本之元和郡縣志豈
可疑爲無此事者灑灑千言反覆辨論藩不答一字恐
激君之怒耳豈知益增其怒遂不復相見矣今作君傳
潛然淚下自悔鹵莽致傷友道能不悲哉與君同時爲
漢學者孫君淵如之外有三人焉一爲莊君斫字虛庵
乾隆戊子副榜較刊淮南子一切經音義深於聲音訓

詒之學。今官陝西口州知州。一爲武進趙君懷玉。字億
孫。一字味辛。其子書香。春秋公羊。其
名試舉人。授內閣中書。出爲山東青州府同知。好學深
思。無書不讀。肆經深於詩。故兼工文章。一爲武進張惠
言。字臬文。乾隆丙午中式舉人。嘉慶己未成進士。改庶
吉士。充監三上卷太息。問百篇。爲文。有文。經。驗。氏。谷。文。
實錄館纂修官。

武英殿協修官。辛酉散館。授編修。卒於官。著有周易虞
氏義九卷。虞氏消息二卷。儀禮圖六卷。其甥董士錫字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

三十六

晉卿傳其學。康熙時又有臧琳者。武進諸生。博綜經史。
百氏之書。教人先以爾雅。許氏說文解字。曰不識字。何
以讀書。不通訓詁。何以明經。鍵戶著述。世無知者。著有
經義雜記三十卷。太原閻百詩爲之序。元孫鏞刊行之。
鏞字在東。盧紹弓學士之弟子。自云。服大令懋堂致書
學士曰。高足臧君。學識遠超。孫洪由是學士益敬異之。
然乎否乎。又有劉君逢祿。字申甫。嘉慶辛酉選拔貢生。
丁卯舉人。淹通經傳。著春秋公羊釋例。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 譚瑩玉生覆校



